

金瓶梅詞話



藝文書房

金瓶梅詞話

第二冊

蘭陵·笑笑生撰

鑑賞叢書

據明·萬曆本排印
新北京藝文書房出版

鑑賞叢書

金瓶梅詞話

第二本・定價五角

全二十本・定價拾圓

①

康德十年一月十一日印刷

康德十年一月十三日發行

原著者 蘭陵・笑笑生

新京特別市東長春大街一一七

著作人 趙振興

新京特別市東長春大街一一七

發行人 張松亭

新京特別市吉林大路五〇三

印刷人 武者彌三郎

新京特別市東長春大街一一七

發行所 藝文書房

電話(二)一三九二・振替新京四二一九

總發賣元：滿洲書籍配給株式會社・印刷：滿洲軍援產業株式會社

金瓶梅詞話 第二冊 目次

第六回	西門慶買囑何九	王婆打酒遇大雨	一〇五
第七回	薛嫂兒說娶孟玉樓	楊姑娘氣罵張四舅	一二二
第八回	潘金蓮永夜盼西門慶	燒夫靈和尚聽淫聲	一二四
第九回	西門慶計娶潘金蓮	武都頭誤打李外傳	一三六
第十回	武二充配孟州道	妻妾宴賞芙蓉亭	一四六
第十一回	潘金蓮激打孫雪娥	西門慶梳籠李桂姐	一五四
第十二回	潘金蓮私僕受辱	劉理星魔勝貪財	一六五

第六回 西門慶買囑何九 王婆打酒遇大雨

可怪狂夫戀野花，因貪淫色受波噎；

亡身喪命皆因此，破業傾家總爲他。

半晌風流有何益，一般滋味不須誇；

有朝禍起蕭牆內，虧殺王婆先做牙。

却說西門慶便對何九說去了。且說王婆拿銀子來買棺材冥器，又買些香燭紙錢之類，歸來與婦人商議，就於武大靈前，點起一盞隨身燈。隣舍街坊都來看望，婦人虛掩着粉臉假哭。衆街坊問道：「大郎得何病患便死了？」那婆娘答道：「拙夫因害心痛得慌，不想一日一日越重了，看來不能勾好。不幸昨夜三更鼓死了。好是苦也！」又哽哽咽咽假哭起來。衆隣舍明知此人死的不明，不敢只顧問他。衆人盡勸道：「死是死了，活的是要安穩過。娘子省煩惱！天氣喧熱。」那婦人只得假意兒謝了衆人，各自散去。王婆擡了棺材來，又去請作團頭何九。但是入殮用的都買了，并家裏一應物件，他都買了。并於報恩寺叫了兩個禪和子，晚夕伴靈拜懺。不多時，何九先撥了幾個火家壘頓。且說何九到已牌時分，慢慢的走來，到紫石街巷口，迎見西門慶，叫道：「老九何往？」何九答道：「小人只去前面殮這賣炊餅的武大郎屍首。」西門慶道：「且借一步說話。」何九跟着西門慶來到轉角頭一個小酒店裏，坐下在閣

兒內。西門慶道：「老九請上坐。」何九道：「小人是何等之人，敢對大官人一處坐的！」西門慶道：「老九何故見外，且請坐。」二人讓了一回，坐下。西門慶分付酒保，取瓶好酒來。酒保一面鋪下菜蔬菓品案酒之類，一面盪上酒來。何九心中疑忌，想道：「西門慶自來不會和我吃酒，今日這盃酒必有蹊蹺。」兩個飲勾多時，只見西門慶自袖子裏摸出一錠雪花銀子，放在面前，說道：「老九休嫌輕微，明日另有酬謝。」何九又手道：「小人無半點用功效力之處，如何敢受大官人見賜銀兩？若是大官有使令，小人也不敢辭。」西門慶道：「老九休要見外，請收過了。」何九道：「大官人便說不妨。」西門慶道：「別無甚事，少刻他家自有些辛錢。只是如今殮武大的屍身，凡百事周金，一床錦被遮蓋則個。余不多言。」何九道：「我道何事！這些小事，有甚打緊，如何敢受大官人銀兩！」西門慶道：「老九，你若不受時，便是推却。」何九自來懼西門慶是個刁徒，把持官府的人，只得收了銀子，又吃了幾盃酒。西門慶呼酒保來，記了賬目：「明日來我舖子內支錢。」兩個下樓一面出了店門。臨行，西門慶道：「老九是必記心！不可泄漏，改日另有補報。」分付罷，一直去了。何九心中疑忌：「我殮武大屍身，他何故與我這十兩銀子，此事必蹊蹺。」一面來到武大門首。只見那幾個火家，正在門首伺候，王婆也等的久哩。火家在那裏，何九便問火家：「這武大是甚病死了？」火家道：「他家說害心疼痧死了。」何九入門，揭起簾子進來，王婆接着道：「久等多時了，陰陽也來了半日，老九如何這咱纔來？」何九道：「便是有些小事絆住了脚，來遲了一步。」只見那婦人穿着一件素淡衣裳，白紙髻，從裏面假哭出

來。何九道：「娘子省煩惱，大郎已是歸天去了。」那婦人虛掩着眼淚道：「說不得的苦，我夫心疼症候，幾個日子便把命丟了。撇得奴好苦！」這何九一面上上下下看了娘婆的模樣，心裏自忖的道：「我從來只聽得人說武大娘子，不曾認得他，原來武大郎討得這個老婆在屋裏！西門慶這十兩銀子使着了！」一面走向靈前，看武大屍首。陰陽宣念經畢，揭起千秋旛，扯開白絹，用五輪八寶翫着那兩點神水，定睛看時：見武大指甲青，唇口紫，面皮黃，眼皆突出，就知是中惡。傍邊那兩個火家說道：「怎的臉也紫了，口脣上有牙痕，口中出血？」何九道：「休得胡說！兩日天氣十分炎熱，如何不走動些？」一面七手八脚，葫蘆提殮了，裝入棺材內，兩下用長命釘釘了。王婆一力攪掇，拿出一吊錢來，與何九打發衆火家去了。就問幾時出去。王婆道：「大娘子說，只三日便出殯，城外燒化。」衆火家各分散了。那婦人當夜擺着酒請人。第二日請四個僧念經。第三日早五更，衆火家都來扛擡棺材。也有幾個隣官暫坊，吊孝相送。那婦人帶上孝，坐了一乘轎子，一路上口內假哭養家人。來到城外化人場上，便教火燒化棺材。并武大屍首燒得乾乾淨淨，把骨殖撒在池子裏。原來那日齋堂管待，一應都是西門慶出錢整頓。那婦人歸到家中樓上，去設個靈牌，上寫亡夫武大郎之靈。靈床子前點一盞琉璃燈，裏面貼些金箔金紙錢銀錠之類。那日却和西門慶做一處。打發王婆家去。二人在樓上，任意縱橫取樂，不比先前在王婆茶坊裏，只是偷雞盜狗之歡。如今武大已死，家中無人，兩個恣情肆意，停眠整宿。初時，西門慶恐寡舍醜破，先到王婆那邊坐一回。今武大死後，帶着跟隨小廝，逕從婦人家後門而入。自此和婦人

情沾肺腑，意密如膠，常時三五夜不曾歸去。把家中大小，丟的七顛八倒，都不喜歡。原來這女色坑陷得幾時，必有敗！有鸛鳴天爲證：

色膽如天不自由，情深意密兩綢繆。

貪歡不管生和死，溺愛誰將身體修！

只爲恩深情鬱鬱，多因愛闊恨悠悠。

要將吳越冤仇解，地老天荒難歇休。

光陰迅速，日月如梭，西門慶刮刺那婦人，將兩月有餘。一日將近端陽佳節，但見：

綠楊長長垂絳碧，海榴點點胭脂赤，微微風動幔，颯颯涼侵扉。處處遇端陽，家家共舉觴。

西門慶自岳廟上回來，到王婆茶坊裏坐下。那婆子連忙點一盞茶來，便問：「大官人往那裏去來？怎的不過去看看大娘子？」西門慶道：「今日往廟上走走，大節間記掛着，來看看大姐。」婆子道：「今日他娘潘媽媽在這裏，怕還未去哩。等我過去看看，同大官人。」這婆子一面走過婦人後門看時，婦人正陪潘媽媽，在房裏吃酒。見婆子來，連忙讓坐。婦人撮下笑來道：「乾娘來得正好，請陪俺娘，且吃個進門盞兒。到明日養個好娃娃！」婆子笑道：「老身又沒有老伴兒，那裏養得出來？你年小少壯，正好養哩。」婦人道：「常言：小花不結，老花兒結。」婆子便看着潘媽媽：「你看你女兒這等傷我！說我是老花子。到明日還用着我老花子。」說罷，潘媽媽道：「他從小兒是這等快嘴！乾娘休要和他一般見

識。」原來這婆子撮合得西門慶和這婦人刮刺上了，早晚替他通事殷懃兒，提盞打酒靠些油水養口。一面對他娘潘媽說：「你家這姐姐端的百伶百俐，不枉了好個婦女！到明日不知什麼有福的人受的他？」潘媽媽道：「乾娘既是撮合山，全靠乾娘作成這個。」一面安下鐘筋，婦人斟酒在他面前。婆子一連陪了幾盃酒，吃得臉紅紅的，又怕西門慶在那邊等候，連忙丟了個眼色與婦人，告辭歸去。婦人就知西門慶來了。於是一力攙掇他娘起身去了，將房中收拾乾淨，燒些異香，從新把娘的殘饌撤去，另安排一席齊整酒肴，預備陪侍。西門慶從月臺上過來，婦人從梯櫺接着，到房中，道個萬福坐下。原來婦人自從武大死後，怎肯帶孝？樓上把武大靈牌，丟在一邊，用一張白紙蒙着，羹飯也不撤探。每日只是濃粧豔抹，穿顏色衣服，打扮嬌樣，陪伴西門慶，做一處作歡玩耍。西門慶兩日不來，就罵：「負心的賊，如何撇閃了奴，又往那家另纒上心甜的兒了！把奴冷丟，不來撒探！」西門慶道：「便是家中小妾，昨日沒了，殯送忙了兩日。今日往廟上去，替你置了些首飾珠翠衣服之類。」那婦人滿心歡喜，西門慶一面喚過小廝玳安來，氈包內取出，一件件把與婦人。婦人方纔拜謝收了。小女迎兒尋常被婦人打怕的，以此不瞞他，令他拏茶與西門慶吃。一面婦人安放桌兒，陪西門慶吃茶。西門慶道：「你不消費心，我已與了乾娘銀子，買酒肉暖飯果品去了。大節間正妥和你坐一坐。」婦人道：「此是待俺娘的。奴存下這桌整菜兒。等到乾娘買來，且有一回耽閣，咱且吃着。」婦人陪西門慶，臉兒相貼，腿兒相壓，並肩一處飲酒。且說婆子提個籃子，拏着一條十八兩秤，走到街上，打酒買肉。那時正值五月初旬天氣，

大雨時行。只見紅日當天，忽一塊濕雲處，大雨傾盆相似。但見：

烏雲生四野，黑霧鎖長空；刷刺刺漫空障日飛來，一點點擊得芭蕉聲碎。狂風相助，侵天老樹掀翻；霹靂交加，泰華嵩喬震動。洗炎驅暑，潤澤田苗；洗炎驅暑，佳人貪其賞玩；潤澤田苗，行人忘其泥濘。正是江淮河濟添新水，翠竹紅榴洗濯清。

那婆子正打了一瓶酒，買了一籃魚肉雞鶩菜蔬菓品之類，在街上遇見這大雨，慌忙躲在人家房簷下，用手巾裹着頭，把衣服都淋濕了。等了一歇，那兩脚慢了些，大來雲飛來家。進入門來，把酒肉放在廚房下。走進房來，看見婦人和西門慶飲酒，笑嘻嘻道：「大官人，私大娘子好飲酒！你看把婆子身上衣服都淋濕了！到明日就教大官人賠我！」西門慶道：「你看老婆子就是個賴精。」婆子道：「我不是賴精，大官人少不得賠我一疋大海青。」婦人道：「乾娘，你且飲過盪熱酒盞兒。」那婆子陪着飲了三盃，說道：「老身往廚下烘乾衣裳去。」一面走到廚下，把衣服烘乾。那雞鶩喫飯，割切安排停當，用盤碟盛了菓品之類，都擺在房中。盪上酒來，西門慶與婦人重斟美酒，共設佳肴，交盃疊股而飲。西門慶飲酒間，看見婦人壁上掛着一面琵琶，便道：「久聞你善彈，今日好歹彈個曲兒我下酒。」婦人笑道：「奴自幼初學一兩句，不十分好，官人休要笑恥。」西門慶一面取下琵琶來，摟婦人在懷，看他放在膝兒上，輕舒玉笋，款弄冰絃，慢慢彈着，唱了一個兩頭南調兒：

冠兒不戴懶梳粧，髻挽青絲雲鬢光，金釵斜插在烏雲上。喚梅香，開籠廂，穿一套素綺衣裳，打扮

的是西施模樣。出綉房，梅香，你與我捲起簾兒，燒一炷兒夜香。

西門慶聽了，喜歡的沒入腳處。一手攙過婦人粉項來，就親了一個嘴，稱誇道：「誰知姐姐你有這段兒聰明！就是小人在勾欄三街兩巷，相交唱的，也沒你這手好彈唱！」婦人笑道：「蒙官人擡舉，奴今日與你百依百隨，是必過後休忘了奴家！」西門慶一面捧着他香腮，說道：「我怎肯忘了姐姐！」兩個帶雨尤雲，調笑頑耍。少頃，西門慶又脫下他一隻綉花鞋兒，繫在手內，放一小盞酒在內，吃鞋盞耍子。婦人道：「奴家好小腳兒，官人休要笑話。」不一時，二人吃得酒濃，掩閉了房門，解衣上床頑耍。王婆把大門頂着，和迎兒在廚房中，勸唆用着。二人在房內，顛鸞倒鳳，似水如魚，取樂歡娛，那婦人枕邊風月，比娼妓尤甚。

當日西門慶在婦人家，盤桓至晚。欲回家，留了幾兩散碎銀子，與婦人做盤纏。婦人再三挽留不住。西門慶帶上眼罩，由門去了。婦人下了簾子，關上大門，又和王婆吃了一回酒，各散去了。正是：倚門相送劉郎去，烟水桃花去路迷。畢竟未知後來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第七回 薛嫂兒說娶孟玉樓 楊姑娘氣罵張四舅

我做媒人實可能，
全憑兩腿走慇懃。

唇鎗慣把鰥男配，
舌劍能調烈女心。

利市花常頭上帶，
喜筵餅錠袖中撐。

只有一件不堪處：
半是成人半敗人。

話說西門慶家中賞翠花兒的薛嫂兒，提着花廂兒，一地裏尋西門慶不着。因見西門慶使的小廝玳安兒問：「大官人在那裏？」玳安道：「俺爹在舖子裏和傅二叔算帳。」原來西門慶家開生藥舖，主管姓傅名銘，字自新，排行第二。因此呼他做傅二叔。這薛嫂一直走到舖子門首，掀開簾子，見西門慶正在裏面，與主管算帳。一面點首兒，喚他出來。這西門慶見是薛嫂兒，連忙撇了主管出來。兩人走在僻靜處說話。薛嫂道了萬福。西門慶問他有甚說話。薛嫂道：「我來有一件親事，來對大官人說，管情中得你老人家意。就頂死了的三娘窩兒。方纔我在大娘房裏，買我的花翠，留我吃茶，坐了一日，我就不曾敢題起。邇來尋你老人家，和你說。這位娘子，道起來，你老人家也知道。是咱這南門外販布楊家的正頭娘子，手裏有一分好錢。南京拔步床也有兩張，四季衣服，粧花袍兒，揮不下手去。也有四五隻廂子。珠子籠兒，胡珠環子，金寶石頭面，金鑲銀釧不消說。手裏現銀子，他也有上千兩。好三綾布也有

三二百簫。不幸他男子漢去販布，死在外邊。他守寡一年多，身邊又沒子女，止有一個小叔兒還小，纔十歲。青春年少，守他甚麼？有他家一個嫡親的姑娘，要主張着他嫁人。這娘子今年不上二十五六歲。生的長挑身材，一表人物。打扮起來，就是個燈人兒。風流俊俏，百伶百俐；當家立紀，針指女工，雙陸棋子，不消說。不瞞大官人說，他娘姓孟，排行三姐，就住在臭水巷。又會彈了一手好月琴，大官人若見了，管情一箭就上垛。誰似你老人家有福，好得這許多帶頭，又得一個娘子。」西門慶只聽見婦人會彈月琴，便可在他的心上。就問薛嫂兒：「幾時相會看去？」薛嫂道：「我和老人家這等計議：相看不打緊。如今他家一輩子，只是姑娘大。雖是他娘舅張四，山核桃差着一桶兒哩。這婆子原嫁與北邊半邊街徐公公房子裏住的孫歪頭。歪頭死了。這婆子守寡了三四十年，男花女花都無，只靠姪女養活。今日已過，明日我來會大官人。咱只倒在身上求他，求只求張良，拜只拜韓信，這婆子愛的是錢財，明知道他姪兒媳婦有東西，隨問什麼人家，他也不管，只指望掇幾兩銀子。大官人多許他幾兩銀子，家裏有的是那置段子，拿上一段，買上一擔禮物，親去見他，和他講過。一拳打倒他，隨問傍邊有人說話，這婆子一力張主，誰敢怎的。」這薛嫂兒一席話，說的西門慶歡從顴角眉尖出，喜向腮邊笑臉生。看官聽說：世上這媒人們，原來只一味圖撰錢，不顧人死活；無官的說做有官，把偏房說做正房，一味瞞天大說，全無半點兒真實。正是：

媒妁慙慙說始終，

孟姬愛嫁富家翁。

有緣千里能相會，無緣對面不相逢。

西門慶當日與薛嫂相約下，明日是好日期，就買禮往北邊他姑娘家去。薛嫂說畢話，提着花廂兒去了。西門慶進來和傅夥計算帳。一宿晚景不提。到次日，西門慶早起，打選衣帽齊整，拿了一段尺頭，買了四盤菓果，僱了一個擡盒的。薛嫂領着，西門慶騎着頭口，小廝跟隨，逕來北邊半邊街徐公公房子裏楊姑娘家門首。薛嫂先入去通報姑娘得知說：「近邊一個財主，敬來門外，和大娘子說親，我說一家只姑奶奶是大，先來覲面，親見過你老人家講了話，然後纔敢領去門外相看。今日小媳婦領來，見在門首，下馬伺候。」婆子聽見，便道：「阿呀，保山！你如何不先來說聲？」一面分付丫環，打掃客位，收拾乾淨，頓下好茶，一面道有請。這薛嫂一力攙掇，先把盒擔擡進去擺下，打發空盒擔兒出去，就請西門慶進來入見。這西門慶頭戴纓棕大帽，一撒鉤絛，粉底兒靴。進門見婆子拜四拜。婆子拄着拐，慌忙還下禮去。西門慶那裏肯，一口一聲，只叫：「姑娘請受禮。」讓了半日，婆子受了半禮。分賓主坐下。薛嫂在傍打橫，婆子便道：「大官人貴姓？」薛嫂道：「我纔對你老人家說，就忘了！便是咱清河縣數一數二的財主西門慶大官人。在縣前開着個大生藥舖，又放官吏債。家中錢過北斗，米爛陳倉。沒個當家立紀娘子，聞得咱家門外大娘子要嫁，特來見姑奶奶講說親事。」因說：「你兩親家都在此，漏眼不藏絲，有話當面說，省得俺媒人們架謊。這裏是姑奶奶大人，有話不先來和姑奶奶說，再和誰說！」婆子道：「官人倘然要說俺姪兒媳婦，自恁來閑講便了，何必費煩，又買禮來！使老身卻之不

恭，受之有愧！」西門慶道：「姑娘在上，沒的禮物，惶恐！」那婆子一面拜了兩拜，謝了，收過禮物去。薛嫂馱盤子出門，一面走來陪坐。拏茶上來，吃畢。婆子開口說道：「老身當言不言謂之懦，我姪兒在時，做人掙了一分錢。不幸死了，如今多落在他手裏。少說也有上千兩銀子東西。官人做小做大，我不管你。只要與我姪兒念上個好經。老身便是他親姑娘，又不隔從，就與上一個棺材本，也不會要了你家的。我破着老臉，和張四那老狗做臭毛鼠，替你兩個硬張主。娶過門時，生辰費長，官人放他來走走，就認俺這們親戚，也不過上你窮。」西門慶笑道：「你老人家放心，適間所言的話我小人都知道了。你老人家既開口，休說一個棺材本，就是十個棺材本，小人也來得起。」說着同靴桶裏取出六錠三十兩雪花官銀，放在面前，說道：「這個不當甚麼，先與你老人家買靈茶吃，到明日娶過門時，還找七十兩銀子，兩正段子，與你老人家爲送終之資。其四時八節，只照頭上門行走。」看官聽說：世上錢財，乃是衆生腦髓，最能動人。這老虔婆黑眼睛珠，見了二三十兩白晃晃的官銀，滿面堆下笑來，說道：「官人在上，不當老身意小，自古先說斷，後不亂。」薛嫂在傍擗口說：「你老人家忒多心！那裏這等計較，我的大老爹，不是那等人。自慊還要撥着盒兒認親！你老人家不知，如今知府知縣相公來往，好不四海，結識人寬廣！你老人家能吃他多少！」一席話說的婆子屁滾尿流。陪的坐吃了兩道茶，西門慶便要起身。婆子挽留不住。薛嫂道：「今日既見了姑奶奶說過話，明日好往門外相看。」婆子道：「我家姪兒媳婦不用大官人相。保山，你就說我說：不嫁這樣人家，再嫁甚麼人家？」西門慶作辭起

身。婆子道：「官人，老身不知官人下降，匆忙不曾預備，空了官人休怪。」扭拐送了兩步。西門慶讓同去了。薛嫂打發西門慶上馬，便又說道：「這虧我主張有理麼？寧可先在婆子身上倒，還強如別人說多。」因說道：「你老人家先回去罷，我還在這裏和他說句話。咱已是會過。明日先往門外去了。」西門慶便拿出一兩銀子來，與薛嫂做驢子錢。薛嫂接了。西門慶虧便上馬來家。他便還在楊姑娘家說話飲酒。到日暮時分，纔歸家去。話休饒舌。到次日，打還衣帽齊整，袖着插戴，騎着大白馬，玳安安兩個小廝跟隨，薛嫂兒便騎驢子出的南門外來。到猪市街，到了楊家門首。原來門面屋四間，到底五層。西門慶勒馬在門首等候。薛嫂先入去半日。西門慶下馬。坐南朝北一間門樓，粉青照壁，進去裏面，儀門紫牆竹槍籬影壁，院內擺設榴樹盆景，臺基上甃缸一溜，打布櫬兩條，薛嫂推開朱紅桶扇三間，倒坐客位。正面上供養着一軸水月觀音，善財童子，四面掛名人山水大理石屏風，安着兩座投箭高壺，上下椅桌光鮮，簾櫳瀟灑。薛嫂請西門慶正面椅子上坐了。一面走入裏邊。片晌出來，向西門慶耳邊說：「大娘子梳粧未了，你老人家請先坐一坐。」只見一個小廝兒拿出一盞福仁泡茶來。西門慶吃了，收下盞托去。這薛嫂兒倒還是媒人家，一面指手畫脚，與西門慶：「這家中除了那頭姑娘，只這位娘子是大。雖有小叔，還小哩，不曉的什麼，當初有過世的他老公在舖子裏，一日不算銀子搭錢兩大簍羅。毛青鞋面布，俺們問他買，定要三分一尺。見一日常有二三十染的吃飯，都是這位娘子主張整理。手下使着兩個丫頭，一個小廝。長了十五歲，吊起頭去，名喚蘭香；小丫頭纔十二歲，名喚小鸞。到明日過門時，都跟他來。我替

你老人家說成這親事，指望與兩間房兒住。強如住在北邊那搭刺子裏，往宅裏去不方便。你老人家去年買春梅許了我幾疋大布，還沒與我。到明日不管，一總謝罷了。」又道：「剛纔你老人家看見門首那兩座布架子，當初楊大叔在時，街道上不知使了多少錢，這房子也值七八百兩銀子。到底五層。通後街。到明日丟與小叔罷了。」正說着，只見使了個丫頭來叫薛嫂。良久，只聞環珮叮叮，蘭麝馥郁，婦人出來。上穿翠藍麒麟補子粧花紗衫，大紅粧花寬欄。頭上珠翠堆盈，鳳釵半卸。西門慶掙眼觀看那婦人，但見：

長挑身材，粉粧玉琢。模樣兒不肥不瘦，身段兒不短不長。面上稀稀有點微麻，生的天然俏麗。綰下映一對金蓮小脚，果然周正堪憐。二珠金環，耳邊低挂；雙頭鸞釵，髻後斜插。但行動胸前搖響。

玉玲瓏，坐下時一陣麝蘭香噴鼻，恰似嫦娥離月殿，猶如神女下瑤階。

西門慶一見，滿心歡喜。薛嫂忙去掀開簾子。婦人出來，望上不端不正，道了個萬福。就在對面椅上坐下，西門慶把眼上下不轉睛，看了一回。婦人把頭低了，西門慶開言說：「小人妻亡已久，欲娶娘子入門爲正，管理家事。未知意下如何？」那婦人問道：「官人貴庚？沒了娘子多少時了？」西門慶道：「小人虛度二十八歲，七月二十八日子時建生。不幸先妻沒了一年有餘。不敢請問娘子青春多少？」婦人道：「奴家青春是三十歲。」西門慶道：「原來長我一歲。」薛嫂在傍插口道：「妻大兩，黃金日日長；妻大三，黃金積如山。」說着，只見小丫頭捧了三盞蜜餞金橙子泡茶。銀鑲雕漆茶鍾，銀杏葉茶匙。婦人起身，先取頭一盞，用纖手抹去盞邊水漬，遞與西門慶。忙用手接了。道了萬福。慌的薛嫂向前用

手，掀起婦人裙子來，裙邊露出一對剛三寸，恰半攸，一對尖尖纖纖金蓮腳來，穿着大紅遍地金雲頭綾高底鞋兒，與西門慶瞧。西門慶滿心歡喜。婦人取第二盞茶來遞與薛嫂，他自取一盞陪坐。吃了茶，西門慶便叫玳安用方盒呈上錦帕二方，寶釵一對，金戒指六個，放在托盤內。拿下去。薛嫂一面教婦人拜謝了，因問官人行禮日期。「奴這裏好做預備。」西門慶道：「既蒙娘子見允，今月二十四日有些微禮過門來。六月初二日准娶。」婦人道：「既然如此，奴明日就使人來對北邊姑娘那裏說去。」薛嫂道：「大官人昨日已是到姑奶奶府上講過話了。」婦人道：「姑娘說甚來？」薛嫂道：「姑奶奶聽見大官人說此樁事，好不歡喜，纔使我領大官人來這裏相見。說道：不嫁這等人家，再嫁那樣人家？我就做硬主媒，保這門親事。」婦人道：「既是姑娘恁的說，又好了。」薛嫂道：「好大娘子，莫不俺做媒，敢這等搗謊！」說畢，西門慶作辭起身。薛嫂送出巷口，向西門慶說道：「看了這娘子，你老人家心下如何？」西門慶道：「薛嫂，其實累了你！」薛嫂道：「你老人家請先行一步，我和大娘子說句話就來。」西門慶騎馬進城去了。薛嫂轉來，向婦人說道：「娘子，你嫁得這位老公也罷了。」因問：「西門慶房裏有沒有人？見作何生理？」薛嫂道：「好奶奶，就有房裏人，那箇是成頭腦的！我說是謊，你過去就看出來。他老人家名目，誰是不知道的！清河縣數一數二的財主，有名賣生藥，放官吏債，西門大官人。知縣知府都和他往來。近日又與東京楊提督結親，都是四門親家，誰人敢惹他！婦人安排酒飯，與薛嫂兒正吃着，只見他姑娘家使了小廝安童，盒子裏跨着鄉裡來的四塊黃米麵裹兒糕，兩塊糖，幾個艾窩窩；

就來問：「曾受了那人家插定不會？奶奶說來：這人家不嫌，待嫁甚人家？」婦人道：「多謝你奶奶掛心，今已曾留下插定了。」薛嫂道：「天麼，天麼！早是俺媒人不說說，姑奶奶家使了大官人說將來了。」婦人收了糕，出了盒子裝了滿滿一盒子，點心臘肉。又與了安童五六十文錢：「到家多拜上奶奶，那家日子定下二十四日行禮，出月初二日准娶。」小廝去了。薛嫂道：「姑奶奶家送來什麼？與我些包了家去，稍與孩子吃。」婦人與了他一塊糖，十個艾窩窩。千恩萬謝出門。不在話下。且說他母舅張四，倚着他小外甥楊宗保，要圖留婦人手裏東西，一心舉保與大街坊尙推官兒子，尙舉人爲繼室。若小可人家，還可有話說，不想開得是縣前開生藥舖西門慶定了。他是把持官府的人，遂動不得秤了。尋思已久，千方百計，不如破他爲上計。走來對婦人說：「娘子不該接西門慶插定！還依我嫁尙推官兒子尙舉人。他又斯文詩禮人家，又有莊田地土，頗過得日子。強如嫁西門慶。那廝積年把持官府，刁徒潑皮，他家見有正頭娘子，乃是吳千戶家女兒。過去做大是做小，却不難爲你了？況他房裏又有三四個老婆，併沒上頭的丫頭，到他家，人歹口多，你若氣也。」婦人道：「自古船多上礙路，他若家有大娘子我情愿讓他做姐姐，奴做妹子。雖然房裏人多，漢子歡喜，那時難道你阻他？漢子若不歡喜，那時難道你來扯他？不怕一百人單攔着。休說他富貴人家，那家沒四五個。着緊街上乞食的，攜男抱女，也挈扯着三四個妻小。你老人家忒多慮了。奴過去，自有個道理。不妨事！」張四道：「娘子，我開得此人，單管挑販人口，慣打婦熬妻。稍不中意，就令媒人賣了。你愿受他的這氣麼？」婦人道：「四舅，你老人家差矣！」

男子漢雖利害，不打那勤謹省事之妻。在他家，把得家定，裏言不虛，外言不入，儘敢怎的？爲女婿人家，好吃懶做，嘴大舌長，招是惹非，不打他，打狗不成？」張四道：「不是。我打聽他家還有一個十四歲未出嫁的閨女，誠恐去到他家，三窩四塊，把人多口多，惹氣怎了？」婦人道：「四舅說那話！奴到他家，大是大，小是小，凡事從上流看。待得孩兒們好，不怕男子漢不歡喜；不怕女兒不孝順。休說一個，便是十個也不妨事。」張四道：「我見此人，有些行止欠端。在外眠花臥柳，又裏虛外實，少人家債負，只怕坑陷了你。」婦人道：「四舅，你老人家又差矣！他就外邊胡行亂走，奴婦人家，只管得三層門內，管不得那許多三層門外的事！莫不成日跟着他走不成？常言道：世上錢財倘來物，那是長貧久富家？緊着起來，朝送爺，一時沒錢使，還問太僕寺借馬價銀子支來使。休說買賣的人家，誰肯把錢放在家裏！各人裙帶上衣食，老人家，到不消這樣費心。」這張四見說不勸這婦人，到吃他搶了幾句話，好無顏色，吃了兩盞清茶，起身去了。有詩爲證：

張四無端喪楚言，

姻緣誰想是前緣！

佳人心愛西門慶，

說破咽喉總是閑。

張四羞慚歸家，與婆子商議，單等婦人起身指着外甥楊宗保，要攔奪婦人箱籠。話休饒舌，到二十四日，西門慶行禮。請了他吳大娘來，坐轎押擔；衣服頭面，四季袍兒，美果茶餅，布絹綉綿，約有三十餘擔。這邊請他姑娘併他姐姐，接茶陪侍。不必細說。到二十六日，請十二位高僧念經，做水陸燒香，

都是他姑娘」力張主。這張四臨婦人起身那當日，請了幾位街坊衆鄉鄰，來和婦人講話。那日薛嫂正引着西門慶家顧了幾個閒漢，併守備府裏討的一二十名軍卒，正進來搬擡婦人床帳，嫁裝箱籠。被張四攔住說道：「保官，且休擡！有話講。」一面邀請了街坊鄰舍進來，坐下。張四先開言說：「列位高鄰聽着：大娘子在這裏，不該我張四說；你家男子漢楊宗錫與你這小叔楊宗保，都是我外甥，是我的姐姐養的。今日不幸他死了，掙了一場錢，有人主張着你，這是親戚難管你家務事，這也罷了。爭奈第二個外甥楊宗保年幼，一個業障都在我身上。他是你男子漢一母同胞所生。莫不家當沒他的分兒！今日對着列位高鄰在這裏，你手裏有東西，沒東西，嫁人去也難管你。只你箱籠打開，跟同衆人看一看。你還擡去，我不留下你的。只見個明白。娘子，你意下如何？」婦人聽言，一面哭起來，說道：「衆位聽着，你老人家差矣！奴不是歹意謀死了男子漢，今日添羞臉又欺人！他手裏有錢沒錢，人所共知，就是積攢了幾兩銀子，都使在這房子上。房兒我沒帶去，都留與小叔。家活等件，分毫不動。就是外邊有三四百兩銀子欠帳，文書合同，已都交與你老人家，陸續討來，家中盤纏。再有甚麼銀兩來？」張四道：「你沒銀兩也罷，如今只對着衆位，打開箱籠，有沒有，看一看，你還拿了去。我又不要你的！」婦人道：「莫不奴的鞋脚，也要應不戒？」正亂着，只見姑娘柱拐，自後而出。衆人便道：「姑娘出來。」都齊聲唱諾。姑娘還了萬福，陪衆人坐下。姑娘開口：「列位高鄰在上，我是他的親姑娘，又不隔從。莫不沒我說去！死了的也是姪兒，活着的也是姪兒，十個指頭，咬着都疼。如今休說他男子漢手裏沒錢，他就

是有十萬兩銀子，你只好看他一眼罷了。他身邊又無出。少女嫩婦的，你攔着不教他嫁人，留着他做什麼！」衆街隣高聲道：「姑娘見得有理！」婆子道：「難道他娘家陪的東西，也留下他的不成？他又不會私自與我什麼。說我護他，也要公道。不瞞列位說：我這姪兒，平日有仁義。老身捨不得他好溫克性兒。不然，老身也不管他。」那張四在傍，把婆子睨了一眼，說道：「你好失心兒！鳳凰無實處不落！」此這一句話，道着這婆子真病，須臾怒起，紫漲了面皮，扯定張四大罵道：「張四！你休胡言亂語，我雖不能不才，是楊家正頭香王。你這老油嘴，是楊家那賒子的？」張四道：「我雖是異姓，兩個外甥是我姐姐養的。你這老咬蟲，女生外向行，放火又一頭放水！」姑娘道：「賤沒廉恥老狗骨頭，他少女嫩婦的，留着他在屋裏有何算計？既不是圖色慾，便欲起謀心，將錢肥己！」張四道：「我不是圖錢，爭奈是我姐姐養的！有差遲，多是我；過不得日子，不是你！這老殺才，搬着大，引着小，黃貓兒黑尾！」姑娘道：「張四，你這老花根！老奴才，老粉嘴！你恁騙口張舌的，好淡扯！到明日死了時，不使了繩子扛子！」張四道：「你這嚼舌頭老淫婦！拌將錢來焦尾靶！恁不的恁無兒無女。」姑娘急了，罵道：「張四賊！老蒼根，老猪狗！我無兒無女，強似你家媽媽子，穿寺院，養和尚，道士！你還在睡夢裏！」當下兩個差些兒不會打起來。多虧衆隣舍勸住，說道：「老舅，你讓姑娘一句兒罷。」薛嫂見他二人嚷打開裏，領率西門慶家小廝伴當，并發來衆軍牢，趕人鬧裏，七手八脚，將婦人床帳裝奩箱籠，搬的搬，擡的擡，一陣風都搬去了。那張四氣的眼大大的，敢怒而不敢言。衆隣舍見不是事，安撫

了一回，各人多散了。到六月初二日，西門慶一頂大轎，四對紅紗燈籠，他這姐姐孟大姨送親。他小叔楊宗實，頭上扎着髻兒，穿着青紗衣撒，騎在馬上，送他嫂子成親。西門慶答賀了他一疋錦緞，一柄玉繖兒。蘭香，小鸞兩個丫頭都跟了來，鋪床疊被。小廝琴童，方年十五歲，亦帶過來伏侍。到三日，楊姑娘家并婦人兩個嫂子孟大嫂，二嫂，都來做生日。西門慶與他楊姑娘七十兩銀子，兩疋尺頭。自此親戚來往不絕。西門慶就把西廂房裏收拾三間與他做房，排行第三，號玉樓。合家中大小，都隨着叫三姨。到晚，一連進他房中歇了三夜。正是：銷金帳裏，依然兩個新人。有詩爲證：

怎親多情風月標，教人無福也難消。

風吹列子歸何處？夜夜嬋娟在柳梢。

畢竟未知後來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第八回 潘金蓮永夜盼西門慶 燒夫靈和尚聽淫聲

靜悄房櫺獨自猜，鴛鴦失伴信音乖。

簪上粉香猶未泯，床頭楸面暗塵埋。

芳容消瘦虛鸞鏡，雲鬢鬆鬆墜玉釵。

駿驥不來勞眼望，空餘鴛枕淚盈腮。

話說西門慶，自從娶了玉樓在家，燕爾新婚，如膠似漆。又遇着陳宅那邊，使了文嫂兒來通信；六月十二日就要娶大姐過門。西門慶促忙促急，僱造不出床來，就把孟玉樓陪來的一張南京描金彩漆拔步床，陪了大姐。三朝九日，足亂了約一個月多，不曾往潘金蓮家去。把那婦人，每日門兒倚過，眼兒望穿。使王婆往他門首去了兩遍。門首小廝常見王婆，知道是潘金蓮使來的，多不理他，只說大官人不得閑哩。婦人盼他急的緊，只見婆子回了婦人。又打罵小女兒，街上去尋覓。那小妮子怎敢入他那深宅大院裏去？只在門首窺探了一兩遍，不見西門慶，就回來了。來家又被婦人啐罵在臉上，打在臉上。怪他沒用，便要教他跪着。餓到晌午，又不與他飯吃。那時正值三伏天道，十分炎熱，婦人在房中書熱，分付迎兒熱下水，伺候澡盆，要洗澡。又做了一籠塊餛飩肉角兒，等西門慶來吃。身上只着薄繡短衫，坐在小机上，盼不見西門慶來到。嘴谷都的罵了幾句負心賊，無情無緒，悶悶不語，用纖手向脚上脫下兩隻紅綉鞋兒。

來。試打一個相思卦，看西門慶來不來。正是：「逢人不敢高聲語，暗卜金錢問遠人。」有山坡羊爲證：
凌波羅襪，天然生下，紅雲染就相思卦。似藕生芽，如蓮卸花，怎生藕得些娘大？柳條兒比來剛半
叔，他不念咱，咱想念他。想着門兒，私下簾兒，悄呀！空教奴被兒裏！叫着他那名兒罵。你怎戀
烟花，不來我家。奴眉兒淡淡教誰畫？何處綠楊拴繫馬，他辜負咱，咱念戀他。

當下婦人打了一回相思卦，見西門慶不來了，不覺困倦來，就擡在床上，盹睡着了。約一個時辰醒
來，心中正沒好氣，迎兒問：「熱了水，娘洗澡也不洗？」婦人便問：「角兒蒸熟了，拿來我看。」迎
兒連忙舉到房中。婦人用纖手一數，原做下一扇籠三十個角兒，翻來覆去，只數了二十九個，少了一個
角兒，便問往那裏去了。迎兒道：「我並沒看見，只怕娘錯數了。」婦人道：「我親數了兩遍，三十個
角兒，要等你爹來吃，你如何偷吃了一個？好嬌態淫婦奴才！你害癆癯瘠，心裏要想這個角兒吃，你大
碗小碗，搗不下飯去，我做下的，孝順你來！」於是不由分說，把這小妮子，跪剝去了身上衣服，拿馬
鞭子，下手打了二三十下。打的妮子殺豬也似叫，問着他：「你不承認，我定打下百數。」打的妮子急了
說道：「娘休打，是我害餓的慌，偷吃了一個。」婦人道：「你偷了，如何賴我錯數了？眼看着就是個牢
頭！禍根淫婦，有那亡八在時，輕學重告，今日往那裏去了？還在我跟前弄神弄鬼！我只把你這牢頭淫
婦，打下你下地來！」打了一回，穿上小衣，放起他來，分付在旁打扇。打了一回扇，口中說道：「賊淫
婦，你舒適臉來，等我掐你這皮臉兩下子。」那迎兒真個舒着臉，被婦人尖指甲，掐了兩道血口子，纔

饒了他。

良久，走到鏡臺前，從新粧點出來，門簾下站立。也是天假其便，只見西門慶家小廝玳安，夾着毡包，騎着馬，打婦人門首過的。婦人叫住他，問他往何處去來。那小廝平日說話乖覺，常跟西門慶在婦人家行走，婦人嘗與他浸潤。他有甚不是，在西門慶面前，替他說方便，以此婦人往來就滑。一面下馬來說道：「俺爹使我送人情，往守備府裏去來。」婦人叫進門來，問他：「你爹家中有甚事？如何一向不來傍個影兒，看我一看？想必另續了一個心甜的姊妹，把我做個網巾圈兒，打靠後了。」玳安道：「俺爹再沒續上姊妹，只是這幾日家中事忙，不得脫身來看得六姨。」婦人道：「就是家中有事，那裏丟我怎個半月，音信不送一個兒？只是不放在心兒上。」因問玳安：「有甚麼事，你對我說。」那小廝嘻嘻只是笑，不肯說：「有椿事兒罷了，六姨只顧吹毛求問怎的？」婦人道：「好小油嘴兒，你不對我說，我就惱你一生。」小廝道：「我對六姨說，六姨休對爹說是我說的。」婦人道：「我不對他說便了。」玳安如此這般，把家中娶孟玉樓之事，從頭至尾，告訴了一遍。這婦人不聽便罷；聽了，由不的那裏眼中淚珠兒，順着香腮流將下來。玳安慌了，便道：「六姨，你原來這等量窄，我故便不對你說，對你說，便就如此。」婦人倚定門兒，長歎了一口氣，說道：「玳安，你不知道，我與他從前已往那樣恩情，今日如何一旦拋閃了？」止不住紛紛落下淚來。玳安道：「六姨你何苦如此？家中俺娘也不管着他。」婦人便道：「玳安，你聽告訴。」另有前腔爲證：

喬才心邪，不來一月，奴誘鴛鴦睡了三十夜。他俏心兒別，俺癡心兒呆，不合將人十分熱。常言道：容易得來容易捨，興過也，緣分也。

說畢，又哭了。玳安道：「六姨，你休哭！俺爹怕不的，也只在這兩日頭，他生日待來也，你寫幾個字兒，等我替你稍去，與俺爹瞧看了，必然就來。」婦人道：「是必累你請的他來，到明日我做雙好鞋與你穿。我這裏也要等他來，與他上壽哩。他若不來，都在你小油嘴身上，他若是問起你來這裏做什麼，你怎生回答他？」玳安道：「爹若問小的，只說在街上飲馬，六姨使王奶奶叫了我，稍了這個東帖兒。多上覆爹，好歹請爹過去哩。」婦人笑道：「你這小油嘴，倒是再來的紅娘，倒會成合事兒哩。」說畢，令迎兒把桌上蒸下的角兒，裝了一碟兒，打發玳安兒吃茶。一面走入房中，取過一幅花箋，又輕拈玉管，款弄羊毛，須臾寫了一首寄生草。詞曰：

將奴這知心話，付花箋，寄與他。想當初結下青絲髮，門兒倚遍簾兒下，受了些沒打弄的耽驚怕，你今果是負了奴心！不來，還我香羅帕。

寫就，疊成一個方勝兒，封停當，付與玳安兒收了：「好歹多上覆他，待他生日，千萬走走，奴這裏來專望。」那玳安吃了點心，婦人又與數十文錢，臨出門上馬，婦人道：「你到家見你爹，就說六姨好不罵你。他若不來，你就說六姨到明日坐轎子親自來哩。」玳安道：「六姨自吃你賣糞團的，撞見了敲板兒蠻子，叫冤屈麻飯肚胆的帳。騎着木驢兒，碾瓜子兒，瑣碎昏昏。」說畢，騎上馬去了。那婦人每

日長等短等，如石沉大海一般，那裏得個西門慶影兒來。看看七月將盡，到了他生辰，遣婦人揀一日似三秋，盼一夜如半夏。等了一日，杳無音信；盼了多時，寂無形影；不覺銀牙暗咬，星眼流淚。至晚，旋叫王婆來，安排酒肉與他吃了。向頭上拔下一根金頭釵簪子與他，央往西門慶家走走，去請他來。王婆道：「咱晚來茶前酒後，他定也不來，待老身明日侵早，往大官人宅上，請他去罷。」婦人道：「乾娘，是必記心，休要忘了！」婆子道：「老身管着那一門兒來，肯誤了勾當？」當下這婆子，非錢而不行，得了這根簪子，吃得臉紅紅歸家去了。原來婦人在房中，香薰鴛被，款剔銀燈，睡不着，短數長吁，翻來覆去，正是：「得多少琵琶夜久殷勤弄，寂寞空房不忍彈。」于是獨自彈着琵琶，唱一個綿搭絮爲證：

當初奴愛你風流，共你剪髮燃香，雨態雲踪兩意投。背親夫和你情偷，怕甚愛傍人講論，覆水難收？你若負了奴真情，正是緣木求魚空自守！

又：

誰想你另有了裙釵，氣的奴似萍如癡。斜傍定幃屏，故意兒猜。不明白，怎生丟開，傳書寄柬，你不來。你若負了奴的恩情，人不爲仇天降災。

又：

奴家又不曾愛你錢財，只愛你可意的冤家，知重知輕性兒乖。奴本是采花兒園內初開；蝴蝶沒

破，再也不來。我和你那樣的恩情，前世裏前緣今世裏該。

又：

心中猶豫，展轉成憂，常言婦女癡心，惟有情人意不周。是我迎頭和你把情偷，鮮花付與，怎肯干休？你如今另有知心，海神廟裏，和你把狀投！

原來婦人一夜翻來覆去，不曾睡着。到天明，使迎兒：「過間壁瞧那王奶奶，請你爹去了不曾？」迎兒去了不多時，說：「王奶奶老早就出去了。」且說那婆子早晨梳洗出門來，到西門慶門首，問門上：「大官人在家？」都說不知道。在對門牆脚下等不多時，只見傅夥計來開舖子，婆子走向前來，道了萬福，動問一聲：「大官人在家麼？」傅夥計道：「你老人家尋他怎的？這早來問着我，第二個人也不知他；說大官人昨日壽日在家請客吃酒，吃了一日酒，到晚拉衆朋友，往院裏去了，一夜通沒來家。你往那裏尋他去？」這婆子辭出縣前來，到東街口，正往勾欄那條巷去，只見西門慶騎馬遠遠從東來，兩個小廝跟隨。吃的醉眼摩娑，前合後仰。被婆子高聲叫道：「大官人，少吃些兒怎的？」向前一把手，把馬嚼環扯住。西門慶醉中問道：「你是王乾娘，你來有甚話說？」那婆子向他耳畔低言，道不數句，西門慶道：「小廝來家，對我說來，我知道六姐懷我哩。我如今就去。」那西門慶一面跟着，他兩個一遞一句，整說了一路話，比及時到婦人門首，婆子先入去，報道：「大娘子且喜還虧老身去了，沒半個時辰，把大官人請得來了。」婦人聽見他來，連忙叫迎兒收拾房中乾淨，一面出房來迎接。西門慶搖着扇

兒進來，帶酒半爵，進入房來，與婦人唱喏。婦人還了萬福，說道：「大官人，貴人稀見面，怎的把奴來丟了，一向不來傍個影兒。家中新娘子陪伴，如膠似漆，那裏想起奴家？還說大官人不變心哩！」西門慶道：「你休聽人胡說，那討甚麼新娘子來？只因小女出嫁，忙了幾日，不會得閑工夫來看你，就是這般話。」婦人道：「你還哄我哩！你不是憐新棄舊，再不外邊另有別人。你指着旺跳身子說個誓，我方信你。」那西門慶道：「我若負了你的情意，生碗大的疔瘡，害三五年黃病，匾担大蛆嘴口袋。」婦人道：「賊負心的！匾大蛆嘴口袋，管你甚事？」一手向他頭上把帽撮下來，望地下只一丟。慌的王婆地下拾起來，見一頂新纓子瓦楞帽兒，替他放在桌上，說道：「大娘子，只怪老身不去請大官來，就是這般的。還不與他帶上，着試了風！」婦人道：「那怕負心強人陰寒死了，奴也不疼他！」一面向他頭上，拔下一根簪兒，拏在手裏觀看，却是一點油金簪兒，上面鉸着兩溜子字兒：「金勒馬嘶芳草地，玉樓人醉杏花天。」却是孟玉樓帶來的。婦人猜做那個唱的與他的，奪了放在袖子裏，不與他，說道：「你還不變心哩！奴與你的簪兒那裏去了，却帶着那個的這根簪子？」西門慶道：「你那根簪子，前日又吃酒醉了，跌下馬來，把帽子落了？頭髮散開，尋時就不見了？」婦人道：「你哄三歲小孩兒也不信。哥哥兒你醉的眼花恁樣了，簪子落地下，就看不見。」王婆在傍插口道：「大娘子，你休怪大官人，他離城四十里，見蜜蜂兒拉屎，出門交癩象拌了一交，原來覷遠不覷近。」西門慶道：「緊自他麻犯人，你又自作要。」婦人因見手中擎着一根紅骨細酒金金釘鉸川扇兒，取過來迎亮處只一照。原來婦人久慣知風月中

事，見扇兒多是牙咬的碎眼兒，就是那個妙人與他的扇子。不由分說，兩把折了。西門慶救時，已是扯的爛了，說道：「這扇子，是我一個朋友卜志道送我的，今日纔拏了三日，被你扯爛了。」那婦人奚落了牠一回。只見迎兒拿茶來，叫迎兒放下茶，來與西門慶碰頭。王婆道：「你兩口子，咕咕了這半日，也够了，休要誤了勾當，老身厨下收拾去也。」婦人一面分付迎兒房中放桌兒，預先安排下與西門慶上壽的酒肴，無非是燒鷄熟鴨，鮮魚肉酢，菓品之類。須臾安排停當，拏到房中，擺在桌上。婦人向箱中取與西門慶做下上壽的物事，用盤托盛着，擺在面前，與西門慶觀看。一雙玄色緞子鞋，一雙挑線密約深盟隨君膝下，香草邊闌，松竹梅花，歲寒三友醬色緞子護膝，一條紗綠潞紬，永祥雲嵌八寶，水光絹裏兒，紫線帶兒，裏面裝着排草梅花兜肚。一根並頭蓮瓣簪兒，簪兒上鍍着五言四句詩一首云：「奴有並頭蓮，贈與君闔閭。凡事同頭上，切勿輕相棄。」西門慶一見，滿心歡喜，說道：「那知你有如此一段聰慧！少有！」婦人教迎兒執壺，斟一盃與西門慶，花枝招颺，插燭也似碰了四個頭。那西門慶連忙拖起來，兩個並肩而坐，交杯換盞飲酒。那王婆陪着，吃了幾杯酒，吃的臉紅紅的，告辭回家去了。二人自在取樂頑耍。迎兒打發王婆出去，關上大門，厨下坐的。婦人陪伴西門慶，飲酒多時，看看天色晚來，但見：

密雲迷晚岫，暗霧鎖長空。羣星與皓月爭輝，綠水共青天映碧；僧投古寺，深林中嘖嘖鴉飛，客奔荒村，閭巷內汪汪犬吠，枝上子規啼夜月，園中粉蝶戲花來。

當下西門慶分付小廝，回馬家去，就在婦人家歇了。到晚夕，二人如顛狂鴛子相似，儘力盤桓，淫慾無度。

常言道：「樂極悲生，泰極否來。」光陰迅速，單表武松自從領了知縣書禮，離了清河縣，送禮物歇担，到東京朱太尉處，下了書禮，交割了箱馱，街上各處閑行了幾日，討了回營，領一行人，取路回山東大路而來。去時三四月天氣，回來却淡暑新秋，路上水雨連綿，遲了日限，前後往回，也有三個月光景。在路上雨水所阻，只覺得神思不安，身心恍惚，趕回要看哥哥，不免差了一個土兵，預先報與知縣相公。又私自寄了一封家書，與他哥哥武大，說他不久，只在八月內回還。那土兵先下了知縣相公稟帖，然後逕奔來找尋武大家。可那天假其便，王婆正在門首。那土兵見武大家關着，纔要叫門，婆子便問：「你是尋誰的？」土兵道：「我是武都頭差來下書，與他哥哥。」婆子道：「武大郎不在家，都上墳去了，你有書信，交與我是了。等他歸來，我遞與他，也是一般。」那土兵向前唱了一個喏，便向身邊取出家書來，交與王婆，忙忙促促，騎上頭口，飛的一般去了。這王婆擎着那封書，從後門走過婦人家來。迎兒開了門，婆子入來。原來婦人和西門慶，狂了半夜，約睡至飯時，還不起來。王婆叫道：「大官人，娘子起來：匆匆有句話，和你們說；如今如此如此，這般這般，武二差土兵，寄了書來，他與哥哥說他不久就到。我接下幾句話兒，打發他去了。你們不可遲滯，早處長便。」那西門慶不聽萬事皆休，聽了此言，正是分門八塊頂梁骨，傾下半桶冰雪來。」一面與婦人都起來，穿上衣服，請王婆到房

內坐了，取出書來，與西門慶看了。武松書中寫着，不過中秋回家。二人都慌了手脚，說道：「如此怎了？乾娘遮藏我們則個。恩有重報，不敢有忘！我如今與大姐，情深意海，不能相捨。武二那廝回來，便要分散，如何是好！」婆子道：「大官人有什麼難處之事？我前日已說過了，幼嫁由爹娘，後嫁由自己。古來叔嫂不通門戶，如今已有大郎百日來到，大娘子請上幾位衆僧，來把這靈牌子燒了，趁武二未到家來，大官人一頂轎子，娶了家去。等武二那廝回來，我自有話說，他敢怎的？自此你二人，自在一生，無些鳥事。」西門慶便道：「乾娘說的是。正是人無剛骨，安身不牢。」當日西門慶和婦人用畢早飯，約定八月初六日，是武大郎百日，請僧念佛燒靈。初八日晚，抬娶婦人家去。三人計議已定，不一時，武安驛馬來接回家，不在話下。

光陰似箭，日月如梭。又早到八月初六日。西門慶拈了數兩散碎銀錢，一斗白米齋襯，來婦人家，教王婆報恩寺請了六個僧，在家做水陸，超度武大，并天晚夕除靈。道人頭五更就挑了經担來，鋪陳道場，懸掛佛像。王婆伴廚子在灶上，安排整理齋供。西門慶那日就在婦人家歇了。不一時，和尚來到，搖響鈴杵，打動鼓鈸，宣揚諷誦，呪演法華經，禮拜梁王懺，早晨發牒。請降三寶，證盟功德，請佛獻供。午刻，召亡施食，不必細說。且說潘金蓮，怎肯齋戒？陪伴西門慶睡到日頭半天，還不起來。和尚請齋主拈香齋字，證盟禮佛，婦人方纔起來梳洗，香素打扮，來到佛前參拜。那衆和尚見了武大這個老婆，一個個都昏迷了佛性禪心，一個個多關不住心猿意馬，都七顛八倒，酥成一塊。但見：

班首輕狂，念佛號不知顛倒；維摩昏亂，誦經言皆顛高低，燒香行者，推倒花瓶；秉燭頭陀，錯舉香盒。宣盟表白，大宋國稱做大唐；懺罪闍黎，武大郎念爲大武。長老心忙，打鼓錯拏徒弟手；沙彌心蕩，髻髻打破老僧頭。從前苦行一時休，萬個金剛降不住。

那婦人佛前燒了香，念了字，拜禮佛畢，回房去了，依舊陪伴西門慶做一處，擺上酒席葷腥來，自去取樂。西門慶分付王婆：「有事你自答應便了，休教他來聒噪六姐。」婆子哈哈笑道：「大官人，你到放心，由着老娘，和那秃廝纏，你兩口兒是會受用。」看官聽說，世上有德行的高僧，坐懷不亂的少。古人有云：「一個字便是『僧』，二個字便是『和尚』，三個字是個『鬼樂官』，四個字是『色中餓鬼』。」蘇東坡又云：「不禿不毒，不毒不禿；轉毒轉禿，轉禿轉毒。」此一篇議論，專說這爲僧戒行。住着高這堂大廈，佛殿僧房，吃着那十方檀越錢糧，又不耕種，一日三餐，又無甚事繫心，只專在這色慾上留心。譬如在家俗人，或士農工商，富貴長者，小相俱全，每被利名所絆。或人事往來，雖有美妻少妾在旁，忽想起一件事來關心，或探探囊中無米，園內少柴，早把興來沒了，卻輸與這和尚們許多。有詩爲憑：

色中餓鬼獸中狔，
壞教貪淫玷祖風。

此物只宜林下看，
不堪引入畫堂中。

當時這衆和尚，見了武大這個老婆，喬模喬樣，多記在心裏。到午齋往寺中歇晌回來，婦人正和西門慶在房裏飲酒作歡。原來婦人臥房，正在佛堂一處，止隔一道板壁。有一個僧人先到，走在婦人窗下，

水盆裏洗手，忽然聽見婦人在房裏頓足柔氣，呻呻吟吟，哼哼唧唧；於是推洗手，立住了腳，聽勾良久。落後衆和尚都到齊了，吹打起法事來，一個傳一個，都知道婦人有漢子在屋裏，不覺都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臨佛事完滿，晚夕送靈化財出去，婦人又早除了孝髻，換了一身豔衣服，在簾裏與西門慶兩個並肩而立，看着和尚燒化靈座。王婆曾將水，點一把火來，登時把靈牌并佛燒了。那賊秃冷眼，瞧見簾子裏一個漢子，和婆娘影影綽綽，並肩站立；想起白日裏聽見那些勾當，只個亂打鼓擰鉢不住。被風把長老的僧伽帽，刮在地下，露見青旋旋光頭，不去拾，只顧擰鉢打鼓，笑成一塊。王婆便叫道：「師父，紙馬也燒過了，還只個擰鉢怎的？」和尚答道：「還有紙爐蓋子上沒燒過。」西門慶聽見，一面令王婆快打發襯錢與他。長老道：「請齋主娘子謝謝。」婦人道：「王婆說免了罷。」衆和尚道：「不如饒了罷。」一齊哄的去了。正是「遺跡堪入時人眼，不買胭脂畫牡丹。」有詩爲證：

淫婦燒靈忘不平，和尚竊賊聽淫聲。

果然佛道能消罪，亡者之亦慘魂。

畢竟未知後來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第九回 西門慶計娶潘金蓮 武都頭誤打李外傳

色膽如天不自由，
情深意密兩綢繆。

只思當日同歡愛，
豈想蕭牆有後憂？

只貪快樂姿悠遊，
英雄壯士報冤仇。

天公自有安排處，
勝負輸贏卒未休！

話說西門慶與潘金蓮，燒了武大靈，換了一身豔色衣服，晚夕安排了一席酒，請王婆來作辭。就把迎兒交付與王婆養活。分付等武二回來，只說大娘子度日不過，他娘教他前去，嫁了外京客人去了。婦人箱籠，早先一日都打發過西門慶家去，剩下些破點壞襖，舊衣裳，都與了王婆。西門慶又將一兩銀子相謝。到次日，一頂轎子，四個燈籠，王婆送親，玳安跟轎，把婦人擡到家中來。那條街上，遠近人家，無有一人不知此事。都懼怕西門慶是個刁徒潑皮，有錢有勢，誰敢來多管？地街上編了四句口號，說得極好：

堪笑西門不識羞，
先奸後娶醜名留。

轎內坐着浪淫婦，
後邊跟着老牽頭。

西門慶娶婦人到家，收拾花園內樓下三間，與他做房，一個獨獨小院。角門進去，設放花草盆景，白

日間人跡罕到，極是一個幽僻去處。一邊是外房，一邊是臥房，西門慶旋用十六兩銀子，買了一張黑漆歡門描金床，大紅羅圈金帳幔，寶象花揀莊，桌椅錦机，擺設齊整。大娘子吳月娘房裏，使着兩個丫頭，一名春梅；一名玉簫。西門慶把春梅叫到金蓮房內，令他伏侍金蓮，趕着叫娘。却用五兩銀子，另買一個小丫頭，名喚小玉，伏侍月娘。又替金蓮六兩銀子買了一個上灶丫頭，名喚秋菊。排行金蓮做第五房。先頭陳家娘子陪床的，名喚孫雪娥，約二十年紀，生的五短身材，有姿色，西門慶與他帶了髮髻，排行第四。以此把金蓮做個第五房，此事表過不題。

這婦人一娶過門來，西門慶家中大小，多不歡喜。看官聽說，世上婦人，眼裏火的極多，隨你甚賢慧婦人，男子漢娶小，說不喚；及到其間，見漢子往他房裏同床共枕，歡樂去了，雖故性兒好殺，也有幾分臉酸心歹。正是：「可惜團圓今夜月，清光咫尺別人圓。」西門慶當下，就在婦人房中宿歇，如魚似水，美愛無加。到第二日，婦人梳粧打扮，穿一套豔色衣服，春梅捧茶，走來後邊大娘子吳月娘房裏，拜見大小，遇見面鞋脚。月娘在坐上，仔細定睛觀看這婦人，年紀不上二十五六，生的這樣標致，但見：

眉似初春柳葉，常含着雨恨雲愁。臉如三月桃花，暗帶着風情月意。纖腰嫵娜，拘束的燕懶鶯慵；檀口輕盈，勾引得蜂狂蝶亂。玉貌妖嬈花解語，芳容窈窕玉生香。

吳月娘從頭看到脚，風流往下跑；從脚看到頭，風流往上流。論風流，如水晶盤內走明珠；語態度，似紅杏枝頭籠曉日。看了一回，口中不言，心內暗道：「小廝們家來，只說武大怎樣一個老婆，不會看

見；今日果然生的標致，怪不的俺那強人愛他！」金蓮先與月娘碰了頭，遞了鞋脚，月娘受了他四禮。次後李嬌兒，孟玉樓，孫雪娥，都拜見，平敘了姊妹之體，立在傍邊。月娘教丫頭掣個坐兒，教他坐。分付丫頭媳婦，趕着他叫五娘。這婦人坐在傍邊，不轉睛把眼兒只看吳月娘，約三九年紀，因是八月十五日生的，故小字叫做月娘。生的面若銀盆，眼如杏子，舉止溫柔，持重寡言；第二個李嬌兒，乃院中唱的，肌膚豐肥，身體沉重，在人前多咳嗽一聲，上床賴陪解數，名妓者之稱，而風月多不及金蓮也。第三個就是新娶的孟玉樓，約三十年紀，生的貌若梨花，腰如楊柳，長挑身材，瓜子臉兒，稀稀多幾點微麻，自是天然俏麗，惟裙下雙灣金蓮，無大小之分；第四個孫雪娥，乃房裏出身，五短身材，輕盈體態，能造五鮮湯水，善舞翠盤之妙。這婦人一抹兒，多看到在心裏。過三日之後，每日清晨起來，就來房裏，與月娘做針指，做鞋脚，凡事不拏強爭，不動強動，指着丫頭，趕着月娘，一口一聲只叫大娘。快把小意兒貼戀幾次，把月娘喜歡的沒入脚處。稱呼他做六姐，衣服首飾，揀心愛的與他。吃飯吃茶，和他同桌兒一處吃。因此李嬌兒等衆人，見月娘錯敬他，各人都不做喜歡，說：「俺們是舊人，到不理論，他來了多少時，便這等慣了他，大姐好沒分曉。」正是：

前車倒了千千輛，後車倒了亦如然。

分明指與平川路，錯把忠言當惡言。

且說西門慶娶潘金蓮來家，住着深宅大院，衣服頭面又相趁，二人女貌郎才，正在妙年之際，凡事如

勝似漆，百依百隨，淫慾之事，無日無之。按下這裏不題。單表武松，八月初旬，到了清河縣，且去縣裏交納了回書。知縣看了大喜，已知金銀寶物，交得明白，賞了武松十兩銀子，酒食管待他，不必說。到下處，房裏換了衣服鞋脚，帶上一頂新頭巾，鎖了房門，一逕投紫石街來。兩邊衆隣舍，看見武松回來，都吃了一驚，捏兩把汗。說道：「這番蕭牆禍起了！這個太歲歸來，怎肯干休？必然弄出事來。」武松走到哥哥門前，掀起簾子，探身入來，看見迎兒小女，在樓穿廊下攢線。說道：「我莫不眼花了？」叫聲嫂嫂也不應，叫聲哥哥也不應。道：「我莫不耳聾了，如何不見我哥嫂聲音？」向前便問迎兒小女。那迎兒小女，見他叔叔來，諛的不敢言語，武松道：「你爹娘往那裏去了？」迎兒只是哭不做聲，正問着，隔壁王婆聽得是武二歸來，生怕決撒了，只得走過，幫着迎兒支吾。武二見王婆過來，唱了個喏，問道：「我哥哥往那裏去了？嫂嫂也怎的不見？」那婆子道：「二哥請坐，我告訴你。哥哥自從你去了到四月間，得個拙病死了。」武二道：「我哥哥四月幾時死了？得什麼病？吃誰的藥來？」王婆道：「你哥哥四月二十頭，猛可地害急心疼起來，病了八九日，求神問卜，什麼藥吃不到？醫治不好死了。」武二道：「我的哥哥，從來不會有這病，如何心疼便死了？」王婆道：「都頭却怎的這般說？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今早脫下鞋襪，未審明朝穿不穿。誰人保得常沒事？」武二道：「我哥哥如今埋在那裏？」王婆道：「你哥哥一倒了頭，家中一文錢也沒有，大娘子又是沒腳蟹，那裏去尋墳地做着？虧他左邊一個財主，前與大郎有一面之交，捨助一具棺木。沒奈何放了三日，擡出一把火燒了。」

武二道：「今嫂嫂往那裏去了？」王婆道：「他少女嫩婦的，又沒的養贍過日子，胡亂守了百日孝，他娘勸了他，前月改嫁了外京人去了。丟下這個業障丫頭子，教我替他養活，專等你回來，交付與你。也了我一場事！」武二聽言，沉吟了半晌，便撇下了王婆出門去。逕投縣前下處去，開了門，去門房裏換了一身素淨衣服，便教土兵街上打了一條麻線，買了一雙綿鞋，一頂孝帽，帶在頭上。又買了些藥品，點心，香燭，冥紙，金銀錠之類，歸到哥哥家，從新安設武大郎靈位，安排羹飯，就在桌子上，點起燈燭，鋪設酒肴，掛起經幡紙繪。那消兩個時辰，安排得端正。約一更已後武二拈了香，撲翻身便拜道：「哥哥陰魂不遠，你在世時，爲人軟弱；今日死後，不見分明！你若負屈啣冤，被人害了，托夢與我，兄弟替你報冤雪恨！」把酒一面澆奠了，燒化冥紙，武二便放聲大哭，倒還是一路上來的人，哭的那兩家鄰舍，無不恓惶，武二哭罷，將這羹飯酒肴，和土兵迎兒吃了，討兩條蓆子，教土兵房中傍邊睡。武二把迎兒房中睡，他便把條蓆子，就武大靈桌子前睡。約莫將半夜時分，武二翻來覆去，那裏睡得着；口裏只是長吁氣，那土兵駒駒的却是死人一般，挺在那裏。武二扒將起來看時，那靈桌子上，琉璃燈半明半滅。武二坐在蓆子上，自言自語，口裏說道：「我哥哥生時懦弱，死後却無分明。」猶說未了，只見那靈桌子下，捲起一陣冷風來，但見：

無形無影，非霧非烟，盤旋似怪風侵骨冷，凜冽如殺氣透肌寒。昏昏暗暗，靈前燈火失光明；慘慘幽幽，壁上紙錢飛散亂，隱隱遮藏食毒鬼，紛紛飄逐影魂旛。

那陣冷風逼得武二毛髮皆豎起來，定睛看時，見一個人，從靈桌底下，鑽將出來。叫聲：「兄弟，我死得好苦也！」武二看不仔細，却待向前再問時，只見冷氣散了，不見了人。武二一交跌翻在席子上，坐的尋思道：「怪哉！是夢非夢，剛纔我哥哥，正要報我知道，又被我的神氣冲散了他的魂。想來他這一死，必然不明。」聽那更鼓，正打三更三點，回頭看那土兵，正睡得好，于是咄咄不樂，等到天明，却在理會。胡亂睡了一回，看看五更雞叫，東方將明，土兵起來燒湯。武二洗嗽了，喚起迎兒看家。帶領土兵，出了在街上訪問街坊鄰舍：「我哥哥怎的死了？嫂嫂嫁得何人去了？」那街坊鄰舍，明知如此，都懼怕西門慶，誰肯來管？只說：「都頭不消訪問。王婆在緊隔壁住，只問王婆就知道了。」有那多口的說：「賣梨的郇哥哥兒，與忤作何九，二人最知詳細。這武二竟走來街坊前，去尋郇哥不見。那小猴子，手裏擎着個柳籠菠蘿兒，正糴米回來。武二便叫郇哥兄弟唱喏，那小廝見是武二叫他，便道：「武都頭，你來遲了一步兒，須動不得手。只是一件；我的老爹六十歲，沒人養贍，我却難保你們打官司要子。」武二道：「好兄弟，跟我來！」引他到一個飯店樓上，武二叫過貨買，造兩分飯來。武二對郇哥道：「兄弟，你雖年幼，倒有養家孝順之心，我沒什麼。」向身邊摸出五兩碎銀子，遞與郇哥道：「你且拿去，與老爹做盤費，我自有用你處。待事務畢了，我再與你十來兩銀子做本錢，你可備細說與我哥哥和甚人合氣，被甚人謀害了？家中嫂嫂，被那一個取去？你一一說來，休要隱匿。」這郇哥，一手接過銀子，自心裏想道：「這五兩銀子，老爹也勾盤費得三五個月，便陪他打官司也不妨。一面說道：「武二

哥，你聽我說，只怕說與你休氣苦！」于是把賣梨兒尋西門慶，後被王婆怎地打，不放進去；又怎的幫扶武大捉姦，西門慶怎的踢中了武大；心疼了幾日，不知怎的死了。從頭至尾，訴說了一遍。武二聽了，便道：「你這話說是實麼？」又問道：「我的嫂子嫁與甚麼人去了？」鄆哥道：「你嫂子吃西門慶攪到家，待搗吊底子兒，自這問他實也是虛。」武二道：「你休說謊！」鄆哥道：「我便官府面前，也只是這般說。」武二道：「兄弟，既然如此，討飯來吃。」須臾，大盤大碗，吃了飯。武二還了飯錢，兩個下樓來，分付鄆哥：「你回家，把盤費交與你老爹，明日早來縣前，與我證一證。」又問：「何九在那裏居住？」鄆哥道：「你這時候尋何九？你未曾來時，三日前走的不知往那裏去了。」這武二放了鄆哥家去。

到次日，武二早起，先在陳先生家寫了狀子，走到縣門前，只見鄆哥在此伺候，一直帶到廳上跪下，聲冤起來。知縣看見，認的是武松，便問：「你告什麼？因何聲冤？」武二告道：「小人哥哥武大，被豪惡西門慶與嫂潘氏通奸，踢中心窩，王婆主謀陷害性命；何九朦朧入殮，燒毀屍傷。見今西門慶霸占嫂在家爲妾，見有這個小廝鄆哥是證見，望相公做主則個。」因遞上狀子，知縣接着，便問：「何九怎的不見？」武二道：「何九知情在逃，不知去向。」知縣于是摘問了鄆哥口詞，當下退廳，與佐貳官吏通同商議。原來知縣，縣丞，主簿，吏典，上下多是與西門慶有首尾的。因此官吏通同計較這件事，難以問理。知縣出來，便叫武松道：「你也是個本院中都頭，不省得法度？自古捉奸見雙，捉賊見贓，殺人見

傷，你那哥哥屍首又沒了，又不曾捉得他奸，他今只憑這小廝口內言語，便問他殺人的公事，莫非公道忒偏向麼？你不可造次，須要自己尋思，當行即行，當止即止。」武二道：「告稟相公道，這多是實情，不是小人捏造出來的。」知縣道：「你且起來，待我從長計較，可行時便與你拏人。」武二方纔起來，走出外邊，把郗哥留在裏面，不放回家。

早有人把這件事報與西門慶得知，說武二回來，帶領郗哥告狀一節。西門慶慌了，却使心腹家人來保來旺，身邊袖着銀兩，打點官吏，都買燭了。到次日早晨，武二廳上，已告稟知縣催逼拿人。誰想這官人，貪圖賄賂，發下狀子來，說道：「武二！你休聽外人挑撥，和西門慶做對頭，這件事欠明白，難以問理。聖人云：經目之事，猶恐未真，背後之言，豈得全信？你不可一時造次！」該當吏典在旁，便道：「都頭，你在衙門裏也曉得法律。但凡人命之事，須要屍傷病物踪五件事俱完，方可推問。你那哥哥屍首又沒了，怎生問理？」武二道：「既然相公不准所告，且却有理。」收了狀子下廳來。來到下處，放了郗哥歸家，不覺仰天長歎一聲，咬牙切齒，口中罵淫婦不絕。

這漢子怎消洋這一口氣，一直奔到西門慶生藥店前，要尋西門慶廝打。正見他開舖子的傅夥計，在木櫃裏面，見武二狠狠的走來聲喘，問道：「大官人在宅上麼？」傅夥計認的是武二，便道：「不在家了，都頭有甚話說？」武二道：「且請借一步說話。」傅夥計不敢不出來，被武二引到僻靜巷口說話。武二番過臉來，用手撮住他衣領，睜圓怪眼，說道：「你要死却是要活？」傅夥計道：「都頭在上，小人又

不會觸犯了都頭，都頭何故發怒？」武二道：「你若耍死，便不要說。若要活時，你對我實說！西門慶那廝，如今在那裏？我個嫂子，被他娶了多少日子？一一說來，我便罷休。」那傅夥計是個小膽之人，見武二發作，慌了手脚，說道：「都頭息怒！小人在他家，每月二兩銀子，顧着小入，只開舖子，並不知他閑帳。大官人本不在家，剛纔和一個相知，往獅子街大酒樓上吃酒去了。小人並不敢說謊！」武二聽了此言，方纔放了手，大踏步雲飛奔到獅子街來。謊的傅夥計，半日移脚不動。那武二逕奔到獅子街橋下酒樓前。且說西門慶正和縣中一個皂隸李外傳，專一在縣在府，綽號三公事，往來聽氣兒賺錢使。若有兩家告狀的，他便賣串兒。或是官吏打點，他便兩下裏打背。又因此，縣中起了他個渾名，叫做李外傳。那日見知縣回出武松狀子，討得這個消息，就來回報西門慶。知道武二告狀不行。一面西門慶讓他在酒樓上飲酒，把五兩銀子送他。正吃酒在熱鬧處，忽然把眼向樓窗下看，武松兇人，從橋下直奔酒樓前來。已知此人來意不善，推更衣從樓後窗只一跳，順着房山跳下人家後院內去了。那武二奔到酒樓前，便問酒保：「西門慶在此麼？」那酒保道：「西門大官和一相識在樓上吃酒哩。」武二撥步撩衣，飛搶上樓去，只見一個人，坐在正面，兩個唱的粉頭，坐在兩邊。認的是本縣皂隸李外傳，知就來報信的，心中甚怒。向前便問：「西門慶那裏去了？」那李外傳見是武二，討得慌了，半日說不出來。被武二一脚，把桌子踢倒了。碟兒盞兒，都打的粉碎。兩個唱的，也走得走不動。武二擲面向李外傳打一拳來，李外傳叫聲沒呀時，便跳起來，立在檯子上，樓後窗尋出路。被武二雙脚捉住，隔着樓前窗，倒撞

落在當心裏來，跌得個發昏。下邊酒保，見武二行惡，都驚得呆了，誰敢向前？街上兩邊人多住了腳，睜眼。武二又氣不捨，奔下樓，見那人已跌得半死，直挺挺在地，只把眼勸，于是兜襠又是兩腳。嗚呼哀哉，斷氣身亡！衆人道：「都頭！此人不是西門慶，錯打了他！」武二道：「我問他，如何不說？我所以打他。原來不經打，就死了！」那地方保甲，見人死了，又不敢向前捉武二，只得慢慢挨近上來收籠他，那裏肯放鬆？連酒保王鸞，并兩個粉頭包氏牛氏，都拴了，竟投縣衙裏來見知縣。此時哄動了獅子街，鬧了清河縣，街上看的人不計其數，多說西門慶不當死，不知走的那裏去了，却拏這個人來頂缸。正是「張公吃酒李公醉，桑樹上吃刀柳樹上暴。」誰人受用，誰人吃官司，有這等事！有詩爲證：

英雄雪恨被刑繩，天公何事黑漫漫？

九泉乾死食毒客，深閨笑殺一金蓮！

畢竟未知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四回 武二充配孟州道 妻妾宴賞芙蓉亭

朝看瑜伽經，

暮誦消災呪，

種瓜須得瓜，

種豇須得豇。

經呪本無心，

冤結如何救？

地獄與天堂，

作者還自受！

話說被地方保甲擧去縣裏見知縣去了。且表西門慶，跳下樓窗，順着房山，扒伏在人家院裏藏了，原來是行營的胡老人家。只見他家使的一個大胖子頭，走來毛廁裏淨手，蹣着大屁股，猛可見了一個漢子，扒伏在院牆下，往前走不迭，大叫：「有賊了！」慌的胡老人急進來看，見認的是西門慶，便道：「大官人且喜武二尋你不着，把那人打死了，地方擧去縣中見官去了，多已定死罪，大官人歸家去無事。」這西門慶拜謝了胡老人，搖擺着來家，一五一十對潘金蓮說。二人拍手喜笑，以為除了患害。婦人叫西門慶上下多使些錢，務要結果了他，休要放他出來。西門慶一面差心腹家人來旺兒，餽送了知縣一副金銀酒器，五十兩雪花銀。上下吏典，也使了許多錢。只要休輕勘了武二。知縣受了西門慶賄賂，到次日早衙陞廳，地方保甲，押着武二，并酒保唱的干證人，在廳前跪下。縣主一夜把臉番了，便叫：「武二，你這廝昨日虛告，如何不遵法度？今又平白打死了人，有何理說？」武二磕頭告道：「望相公與小人做主。」

小人本與西門慶執仇廝打，不料撞遇了此人在酒樓上。問道：『西門慶那里去了？』他不說。小人一時怒起，誤打死了他。」知縣道：「這廝何說！你豈不認的他是縣中皂隸？想必別有緣故，你不實說！」喝令左右：「與我加起刑來！人是苦蟲，不打不成！」兩邊閃出三四個皂隸役卒，抱許多刑具，把武松拖翻，雨點般篋板子打將下來。須臾打了二十板。打得武二口口聲聲叫冤，說道：「小人平日也與相公用力効勞之處，相公豈不憫念？相公休要苦刑小人！」知縣聽了此言，越發惱了：「你這廝親手打了人，尙還口強，抵賴那個？」喝令：「與我好生拶起來！」當下拶了武松一拶，敲了五十杖子。教取面長枷帶了，收在監內。一千人寄監在門房裡。內中縣丞佐貳官也有和武二好的，念他是個義烈漢子。有心要周旋他，爭奈多受了西門慶賄賂，粘住了口，做不的張主。又見武松只是聲冤，延挨了幾日，只得朦朧取了供招，喚當該吏典，并忤作保甲鄰人等押到獅子街，檢驗李外傳屍身，填寫屍單格目，委的被武松尋問他索討分錢不均，酒醉怒起，一時鬪毆，拳打脚踢，撞跌身死。左肋面門，心坎腎囊，俱有青赤傷痕不等。檢驗明白，回到縣中，一日做了文書申詳，解送東平府來，詳允發落。

這東平府府尹姓陳，雙名文昭，乃河南人氏，極是個清廉的官。聽的報來，隨即陞廳，那官人，但見：平生正直，稟性賢明。幼年向雪案攻書，長大在金鑾對策。常懷忠孝之心，每行仁慈之念。戶口增，錢糧辦，黎民稱頌滿街衢；詞訟減，盜賊休，父老讚歌喧市井。攀轅截轡，名標書史播千年；勒石镌碑，聲振黃堂傳萬古。正直清廉民父母，賢良方正號青天。

這府尹陳文昭，已知這事了。便教押過這一干犯人，就當廳先把清河縣申文看了。又把各人供狀招擬看過，端的上面怎生寫着？文曰：

東平府清河縣，爲人命事，呈稱：犯人武松，年二十八歲，係陽谷縣人氏。因有膂力，本縣參做都頭，因公差回還，祭奠亡兄，見嫂潘氏守孝不滿，擅自嫁人。是日松在巷口打聽，不合與獅子街王驤酒樓上，撞遇先不知名今知名李外傳，因酒醉索討前借錢三百文，外傳不與；又不合因而鬪毆，互相不伏。揪打鬪撞，傷重，當時身死。比有娼婦牛氏包氏見證，致被地方保甲捉獲。委官前至屍所，拘集使忤甲隣人等，檢驗明白，取供具結，填圖解繳前來，覆審無異同。擬武松合依鬪毆殺人，不問手足他物金兩，律絞。酒保王驤，并牛氏包氏，俱供明無罪。今合行申到案發落，請允施行。

政和三年八月 日

知縣李達天。縣丞樂和安。主簿華何祿。典史夏恭基。司吏錢勞。

府尹看了一遍，將武松叫過面前跪下，問道：「你如何打死這李外傳？」那武松只是朝上磕頭，告道：「青天老爺，小的到案下得見天日，容小的說，小的敢說。」府尹道：「你只顧說來。」武松道：「小的本爲哥哥報仇，因尋西門慶，誤打死此人。」把前情訴告了一遍。「委是小的負屈冤，西門慶錢大，禁他不得。但只是個小人哥哥武大，含冤地下，枉了性命。」府尹道：「你不消多言，我已盡知了。」因把司吏錢勞，叫來痛責二十板，說道：「你那知縣，也不待做官，何故這等任情賣法？」于是

將一千人衆，一一審錄過，用筆將武松供招都改了。因向佐貳官說道：「此人爲兄報仇，誤打死這李外傳，也是個有義的烈漢，比故殺平人不同。」一面打開他長枷，換了一面輕罪枷枷了，下在牢裏。一千人等都發回本縣聽候。一面行文書着落清河縣。添提豪惡西門慶，并嫂潘氏，王婆，小廝郇哥，忤作何九，一同從公，根勘明白，奏請施行。

武松在東平府監中，人都知道他是屈官司，因此押牢禁子都不要他一文錢，倒把酒食與他吃。早有人把這件事報到清河縣。西門慶知道了，慌了手脚，陳文昭是個清廉官，不敢來打點他，走去央求親家陳宅心腹，并家人來保星夜來往東京，下書與楊提督。轉央內閣蔡太師，太師又恐怕傷了李知縣名節，連忙賞了一封緊要密書帖兒，特來東平府下書與陳文昭，免提西門慶潘氏。這陳文昭原係大理寺寺正，陞東平府府尹，又係蔡太師門生，又見楊提督乃是朝廷面前說得話的官，以此人情兩盡了。只把武松免死，問了個脊杖四十，刺配二千里充軍。況武大已死，屍傷無存，事涉疑似，勿論。其餘一千人犯，釋放寧家，申詳過省院，文書到日，即便施行。陳文昭從牢中取出武松來，當堂讀了朝廷明降，開了長枷，免不得脊杖四十，取一具七斤半鐵葉頭枷釘了，臉上刺了兩行金字，迭配孟州牢城。其餘發落已完，當堂府尹押行公文，差兩個防送公人，領了武松解赴孟州交割。當日武松與兩個公人，出離東平府，來到本縣家中，將家活多辦置了，打發那兩個公人路上盤費，安撫左隣姚二郎看管迎兒，倘遇朝廷恩典赦放還家，恩有重報，不敢有忘。那街坊隣舍上戶人家，見武二是個有義的漢子，不幸遭此刑，平昔與武

二好的，都資助他銀兩，也有送酒食錢米的；武二到下處，問土兵要出行李包裹來，即日離了清河縣上路，迤邐往孟州大道而行。正遇着中秋天氣，此遭一去，正是：「若得苟全癡性命，也是甘飢餓過平生。」有詩爲證：

府尹推詳秉至公，武松垂死又疏通。

今朝刺配牢城去，病草萋萋遇煖風。

這裏武二往孟州充配去了不題。且說西門慶打聽上路去了，一塊石頭方落地，心中如去了痞一般，十分自在。於是家中分付家人，來旺來保來興兒，收拾打掃後花園芙蓉亭乾淨，鋪設圍屏，懸起金障，安排酒席齊整，叫了一起樂人，吹彈歌舞，請大娘子吳月娘，第二李嬌兒，第三孟玉樓，第四孫雪娥，第五潘金蓮，合家歡喜飲酒。家人媳婦丫鬚使女，兩邊侍奉。怎見當日好筵席？但見：

香焚寶鼎，花插金瓶。器列象州之古玩，簾開合浦之明珠。水晶盤內，高堆火棗交梨；碧玉盃中，滿泛瓊漿玉液。烹龍肝，炮鳳膽，果然下筋了萬錢；黑熊掌，紫駝蹄，酒後獻來香滿座。更有那款款紅蓮香稻，細膾通印子魚。伊魴洛鯉，誠然貫似牛羊；龍眼荔枝，信是東南佳味。碾破鳳團，白玉甌中分白浪；斟來瓊液，紫金盃內噴清香。畢竟壓囊孟嘗君，只此敢欺石崇富。

當下西門慶與吳月娘居上，其餘李嬌兒，孟玉樓，孫雪娥，潘金蓮，都兩傍列坐。傳盞弄盞，花簇錦疊飲酒。只見小廝玳安，領下一個小廝，一個小女兒，纔頭髮齊眉兒，生的乖覺，着兩個盒兒，說道：

「隔壁花太監家的，送花兒來與娘們戴。」走到西門慶月娘衆人跟前都磕了頭，立在傍邊說：「俺娘使我送這盒點心，并花兒，與西門大娘戴。」揭開簾子看盒兒，一盒是朝廷上用的菓餠椒鹽金餅，一盒是新摘下來鮮玉簪花兒。月娘滿心歡喜，說道：「又叫你娘費心。」一面看菜兒，打發兩個吃了點心。月娘與了那小丫頭一方汗巾兒，與了小廝一百文錢，說道：「多上覆你娘，多謝了！」因問小丫頭兒：「你叫什麼名字？」他回言道：「我叫綉春，小廝叫做天福兒。」打發去了，月娘便向西門慶道：「咱這裏間壁住的花家，這娘子兒，倒且是好，常時使過小廝丫頭，送東西與我，我並不會同些禮兒與他。」西門慶道：「花二哥，他娶了這娘子兒，今不上二年光景，他自說娘子好個性兒；不然，房裏怎生得這兩個好丫頭？」月娘道：「前者六月間，他家老公公死了，出殯時，我在山頭會他一面。生的五短身材，圓面皮，細灣灣兩道眉兒，且自白淨，好個溫克性兒，年紀還小哩，不上二十四五。」西門慶道：「你不知，他原是大名府梁中書妾，晚嫁花子虛，帶了一分好錢來。」月娘道：「他送盒來親近你我，又在個緊隣，咱休差了禮數，到明日也送些禮物回答他。」

看官聽說：原來花子虛渾家，娘家姓李，因正月十五日所生，那日人家送了一對魚瓶兒來，就小字喚做瓶姐，先與大名府，梁中書家爲妾，梁中書乃東京蔡太史女婿。夫人姓蔣，嫡姑，婢妾打死者多埋在後花園中。這李氏只在外邊書房內住，有養娘扶持，只因政和三年正月上元之夜，梁中書同夫人在雲樓上，李達殺了全家老小，梁中書與夫人各自逃生，這李氏帶了一百顆西洋大珠，二兩重一對鴉青寶石，

與養娘媽媽，走上東京投親。那時花太監由御前班直，陞廣南鎮守。因姪男花子虛沒妾室，就使媒人說親，娶爲正室，太監在廣南去，也帶他到廣南，住了半年有餘。不幸花太監有病，告老在家，因是清河縣人在本縣住了，如今花太監死了。一分錢多在子虛手裏，每日同朋友在院中行走，與西門慶都是會中朋友。西門慶是個大哥，第二個姓應，雙名伯爵，原是開細絹鋪的應員外兒子，沒了本錢，跌落下來，專在本司三院，幫嫖貼食，會一脚好氣毬，雙陸棋子，件件皆通。第三個謝名希大，字子純，亦是幫閑勤兒。會一手好琵琶，每日無營運，專在院中吃些風流茶飯。還有個祝日念，孫寡嘴，吳典恩，雲裏手，常時節，卜志道，白來搶，共十個朋友。卜志道故了，花子虛補了，每月會在一處，叫兩個唱的花攪錦簇頑耍。衆人見花子虛，乃是內臣家勤兒，手裏使錢撒漫，都亂撮合他在院中請表子，三五夜不歸家。正是：

紫陌春光好，

紅樓醉管絃。

人生能有幾？

不樂是徒然。

此事表過不題，且說當日西門慶，奉同妻妾，合家歡喜在美蓉亭上飲酒，至晚方散。歸到潘金蓮房中，已有半酣，婦人連忙薰香打鋪，和他解衣上床。西門慶因呼春梅進來遞茶，婦人恐怕丫頭看見，連忙放下帳子來。西門慶道：「怕怎麼的？」因說起：「隔壁花二哥房裏，到兩個好了頭，今日趁花來的是小丫頭。還有一個，也有春梅年紀，也是花二哥收過用了。但見他娘在門首站立，他跟出來，見是

生的好模樣兒，誰知這花二哥，年紀小小的，房裏恁般用人。婦人聽了，聽他一眼，說道：「怪行貨，我不好罵你！你心裏要收這個丫頭，收他便了，如何還打過折，指山說磨，掣人家來比奴一節。不是那樣人，他又不是我的丫頭，既然如此，明日我往後邊坐，一面聽個空兒，你自在房中叫他來，收他便了。」說畢，當下西門慶，方纔抱頭而寢。

到次日，果然婦人往後邊孟玉樓房中坐了。西門慶叫春梅到房中，春點杏桃紅綻蕊，風欺楊柳綠翻腰，收用了這妮子。婦人自此一力攬舉他起來，不令他上鍋抹灶，只叫他在房中，鋪床疊被，遞茶水。衣服首飾，揀心愛的與他，纏的兩隻脚小小的。原來春梅比秋菊不同，性聰慧，喜譁浪，善應對，生的有幾分顏色，西門慶甚是寵他。秋菊爲人濁蠢，不任事體，婦人打的是他。正是：

燕雀池塘語話喧，皆因仁義說愚賢。

雖然異數同飛鳥，貴賤高低不一樣！

畢竟未知後來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一回 潘金蓮激打孫雪娥 西門慶梳籠李桂姐

婦人嫉妬非常，

浪子落魄無賴，

一聽巧語花言，

不顧新歡舊愛。

出逢紅袖相牽，

又把風情別賣。

果然寒食元宵，

誰不幫興幫敗？

話說潘金蓮在家，恃寵生驕，顛寒作熱，鎮日夜不得個寧靜，性極多疑，專一聽籬察壁，尋些頭腦厮鬧。那個春梅，又不是十分耐煩的。一日，金蓮爲些零碎事情，不湊巧罵了春梅幾句，春梅沒處出氣，走往後邊廚房下去，撻檯拍盤，悶狠狠的模樣。那孫雪娥看不過，假意戲他道：「恁行貨子，想漢子便別處去想，怎的在這裏硬氣？」春梅正在悶時，聽了幾句，不一時暴跳起來：「那個歪斯纏我哄漢子！」雪娥見他性不順，只做不開口。春梅便使性做幾步走，到前邊來，如此如此，這般這般，一五一十，又添些話頭道：「我和娘收了，俏一幫兒哄漢子。」挑撥與金蓮知道。金蓮滿肚子不快活，只因送吳月娘出去送殯，起身早些，也有些身子倦，睡了一覺。走到亭子上，只見孟玉樓搖颺的走來，笑嘻嘻道：「姐姐如何悶悶的不言語？」金蓮道：「不要說起，今早倦倒了不得。三姐你在那裏去來？」玉樓道：「纔到後面廚房裏走了一下。」金蓮道：「他與你說些什麼來？」玉樓道：「姐姐沒言語。」金蓮雖

故口裏說着，終久懷記在心，與雪娥結仇，不在話下。兩個做了一回針指，只見春梅抱着湯瓶，秋菊拿了兩盞茶來。吃畢茶，兩個放桌兒，擺下棋子盤兒下棋。正下在熱鬧處，忽看見園門小廝琴童，走來報道：「爹來了。」慌的兩個婦人收棋子不迭。西門慶恰進門檻，看見二人，家常都帶着銀絲髻，露着四鬢，耳邊青寶石墜子，白紗衫兒，銀紅比甲，挑線裙子，雙彎尖趂，紅鸞瘦小鞋，一個個粉粧玉琢。不覺滿面堆笑，戲道：「好似一對兒粉頭，也值百十銀子。」潘金蓮說道：「俺們纔不是粉頭，你家正有粉頭在後邊哩。」那玉樓抽身就往後走，被西門慶一手扯住說道：「你往那裏去？我來了你脫身去了。實說我不在家，你兩個在這裏做甚麼？」金蓮道：「俺兩個悶的慌，在這裏下了兩盤棋子，時沒做賊，誰知道你就來了。」一面替他接了衣服，說道：「你今日送殯來家早？」西門慶道：「今日齋堂裏，都是內相同官，一來天氣暄熱，我不耐煩，先來家。」玉樓問道：「他大娘怎的還不來家？」西門慶道：「他的轎子也待進城，我使回兩個小廝接去了。」一面脫了衣服坐下。因問：「你兩個下棋賭些什麼？」金蓮道：「俺兩個自恁下一盤耍子，平白賭什麼？」西門慶道：「等我和你下一盤，那個輸了，拿出一兩銀子做東道。」金蓮道：「俺們並沒銀子。」西門慶道：「你沒銀子拿簪子問我手裏當，也是一般。」於是擺下棋子，三人下了一盤，潘金蓮輸了。西門慶纔數子兒，被婦人把棋子撲撒亂了，一直走到瑞香花下，倚着湖山，推搯花兒。西門慶尋到那裏，說道：「好小油嘴兒，你輸了棋子，却躲在這裏！」那婦人見西門慶來，哂笑不止，說道：「惟行貨子，孟三兒輸了，你不敢禁他，却來騙我。」將手中花盞成盞

兒，酒西門慶一身，被西門慶走向前雙關抱住，按在湖山畔，就口吐丁香，舌融甜唾，戲謔做一處。不防玉樓走到眼前，叫道：「六姐，他大娘來家了，咱後邊去來。」這婦人方纔撒了西門慶，說道：「哥兒，我回來和你答話。」同玉樓到後邊與月娘道了萬福，月娘問：「你們笑甚麼？」玉樓道：「六姐今日和他爹下棋，輸了一兩銀子，到明日整治東道，請姐姐耍子。」月娘笑了。金蓮當下只在月娘面前，只打了個照面兒，就走來前面，陪伴西門慶。分付春梅，房中熏下香，預備澡盆浴湯，准備晚間兩個效魚水之權。看官聽說：家中雖是吳月娘大娘在正房居住，常有疾病，不管家事。只是人情看往，出門走動，出入銀錢，都在唱的李嬌兒手裏。孫雪娥單管率領家人媳婦，在廚房中上灶，打發各房飲食。譬如西門慶在那房裏宿歇，或吃酒吃飯，造甚湯水，俱經雪娥手中整理，那房裏丫頭自往厨下拿去。此事不說。當晚西門慶在金蓮房中吃了回酒，洗畢澡，兩人歇了。

次日，也是合當有事，西門慶許了金蓮，要往廟上替他買珠子，要穿繡兒戴。早起來等着要吃荷花餅，銀絲炸湯，纔起身，使春梅往厨下說去。那春梅只顧不動身。金蓮道：「你休使他，有人說我縱容他，教你收了，俏成一幫兒哄漢子，百般指豬罵狗，欺負俺娘兒們。使你又使他，後邊做甚麼去？」西門慶便問：「是誰說此話，欺負他？你對我說。」婦人道：「說怎的，盆罐都有耳朵，你只不要他後邊去，另使秋菊去便了。」這西門慶遂叫過秋菊，分付他往厨下對雪娥說去。約有兩頓飯時，婦人已把桌兒放了，白不見拿來，急的西門慶只是暴跳。婦人見秋菊不來，使春梅：「你去後邊瞧瞧，那奴才只顧

生機長苗，不見來。」春梅有幾分不順，使性子走到廚下。只見秋菊正在那裏等着哩。便罵道：「賊傷奴！娘要卸你那腿哩！說你怎的就不去了哩！爹緊等着吃了餅，要往廟上去；念的爹在前邊暴跳，叫我採了你去哩！」這孫雪娥不聽便罷，聽了心中大怒，罵道：「怪小淫婦兒！馬回子拜節，來到的就是。鍋兒是鐵打的，也等慢慢兒的來。預備下熬的粥兒，又不吃，忽刺八新梁興出來，要烙餅做湯，那個是肚裏蛔虫？」春梅不忿他罵，說道：「沒的扯淡，主子不使了來問你，那個好來問你要？有沒俺們到前邊自說的一聲兒，有那些聲氣的？」一隻手擰着秋菊的耳朵，一直往前邊來。雪娥道：「主子奴才，常遠似這等硬氣。有時道着。」春梅道：「中有時道，使時道，沒的把俺娘兒兩個別變了罷。」于是氣狠狠走來。婦人見他臉氣的黃黃，拉着秋菊進門，便問怎的來了？春梅道：「你問他。我去時還在廚房裏離着，等他慢條絲禮兒纔和麵兒。我自不是說了一句爹在前邊等着，娘說你怎的就不去了，使我來叫你了。倒被小院兒裏的千奴才萬奴才罵了我一頓。說爹馬回子拜節，來到的就是。只像那個調唆了爹一般，預備下粥兒不吃，平白新生發起要餅和湯。只顧在廚房裏罵人，不肯做哩。」婦人在旁便道：「我說別要使他去，人自恁和他合氣，說俺娘兒兩個，霸攔你在這屋裏，只當吃人罵將來。」這西門慶聽了，心中大怒：走到後邊廚房裏，不由分說，向雪娥踢了幾腳。罵道：「賊歪刺骨，我使他來要餅，你如何罵他？你罵他奴才，你如何不溺胞尿，把你自家照照。」那雪娥被西門慶踢罵了一頓，敢怒而不敢言。西門慶剛走出廚房門外，雪娥對着大家人來昭妻一丈青說道：「你看我今日晦氣，早是你旁聽，

我又沒會說什麼。他走將來兇神也一般，大吆小喝，把丫頭採的去了。反對主子面前，輕事重報，惹的走來，平白把恁一場兒。我洗着眼兒看着主子奴才，長遠恁硬氣着，只休要錯了腳兒。」不想被西門慶聽見了，復回來，又打了幾拳。罵道：「賊奴才淫婦！你還說不欺負他！親耳朵見你還罵他！」打的雪娥疼痛難忍。西門慶便往前邊去了。那雪娥氣的在廚房裏，兩淚悲啼，放聲大哭。吳月娘正在上房纔起來梳頭，因問小玉：「廚房裏亂的些甚麼？」小玉回道：「爹要餅吃了，往廟上去，說姑娘罵五娘房裏春梅來，被爹聽見了在廚房裏踢了姑娘幾腳，哭起來。」月娘道：「也沒見他要餅吃，連忙做了與他就去罷了，平白又罵他房裏丫頭怎的？」於是使小玉走到廚房，攪掇雪娥和家人媳婦，連忙攢造湯水，打發西門慶吃了，騎馬，小廝跟隨往廟上去不題。

這雪娥氣憤不過，走到月娘房裏，正告訴月娘此事。不防金蓮勃然走來，立於廳下潛聽。見雪娥在屋裏，對月娘李嬌兒說：「他怎的霸攔漢子，背地無所不爲：娘！你不知淫婦，說起來比養漢老婆還浪；一夜沒漢子也成不的。背地幹的那繭兒，人幹不出，他幹出來。當初在家把親漢子用毒藥擺死了。跟了來，如今把俺們也吃他活埋了，弄的漢子烏眼雞一般，見了俺們便不待見。」月娘道：「也沒見你，他前邊使了丫頭要餅，你好好打發與他去便了，平白又罵他怎的？」雪娥道：「我罵他秃也瞎也來？那頃，這丫頭在娘房裏着緊不聽手，俺沒曾在灶上，把刀背打他，娘尙且不言語，可如今輸他手裏，便驕貴的這等的了。」正說着，只見小玉走到，說：「五娘在外邊。」少頃金蓮進房，望着雪娥說道：「比對我當

初擺死親夫，你就不消叫漢子娶我來家，省的我霸攔着他，撐了你的窩兒。論起春梅，又不是你房裏了頭，你氣不憤，還教他伏侍大娘就是了，省的你和他合氣，把我扯在裏頭。那個好意死了漢子嫁人？如今也不難的勾當，等他來家與我一紙休書，我去就是了。」月娘道：「我也不曉的你們底事，你們大家省言一句兒便了。」孫雪娥道：「娘！你看他嘴似淮洪也一般，隨問誰辯他不過。他又在漢子跟前勸舌兒，轉過眼就不認了。依你說起來，除了娘把俺們都攙了，只留着你罷。」那吳月娘坐着，由着他那兩個。你一句，我一句，只不言語。後來見罵起來，雪娥道：「你罵我奴才，你便是真奴才。」拉些兒不會打起來。月娘看不上，使小玉把雪娥拉往後邊去。這潘金蓮一直歸到前邊，卸了濃粧，洗了脂粉，烏雲散亂，花容不整，哭得兩眼如桃，躺在床上。到日西時分，西門慶廟上來，袖着四兩珠子，進入房中；一見便問怎的來？婦人放聲號哭起來，問西門慶要休書，如此這般，告訴一遍：「我當初又不曾圖你錢財，自恁跟了你來，如何今日這等欺負？千也說我擺殺漢子，萬也說我擺殺漢子。拾了本有，吊了本無；沒了頭便罷了，如何要人房裏了頭伏侍，叫人指罵我？一個還多着影兒哩！」這西門慶不聽便罷，聽了此言，三尸神暴跳，五陵氣冲天；一陣風走到後邊，採過雪娥頭髮來，儘力拿短棍打了幾下。多虧吳月娘向前拉住了手，說道：「沒的大家省事些兒罷了，好交你主子惹氣。」西門慶便道：「好賊淫刺骨！我親自聽見你在廚房裏罵，你還攪纏別人，我不把你下截打下來也不算！」看官聽說，不爭今日打了孫雪娥，管教潘金蓮：從前作過事，沒興一齊來。有詩爲證：

金蓮恃寵仗夫君，到使孫娥已怨深；

自古感恩并積恨，千年萬載不生塵。

當下西門慶打了雪娥，走到前邊，窩盤住了金蓮。袖中取出今日廟上買的四兩珠子，遞與他穿簪兒戴。婦人見漢子與他做主兒出了氣，如何不喜？由是要一奉十，寵愛愈深。一日，在園中置了一席，請吳月娘，孟玉樓，連西門慶四人共飲酒。

話休饒舌，那西門慶立了一夥，結識了十個人做朋友，每月會茶飲酒：頭一個名喚應伯爵，是個灑落戶出身，一分兒家財都闖沒了；專一跟着富家子弟幫襯貼食，在院中頑耍，諺名叫做應花子。第二姓謝名希大，乃清河衛千戶官兒，應襲子孫。自幼兒沒了父母，遊手好閑，善能踢的好氣毬，又且賭博，把前程丟了，如今做幫閑的。第三名喚吳典恩，乃本縣陰陽生，因事革退，專一在縣前與官吏保債，以此與西門慶來往。第四名孫天化，綽號孫穿嘴，年紀五十餘歲，專在院中鬪寡門，與小娘傳書寄柬，勾引子弟，討風流錢過日子。第五是雲泰將兄弟，名喚雲離守。第六是花太監姪兒花子虛。第七姓祝，名喚祝日念。第八姓常，名常時節。第九個姓白，名喚白來搶。連西門慶共十個。衆人見西門慶有些錢鈔，讓西門慶做了大哥，每月輪流會茶擺酒。一日輪該花子虛家，擺酒會茶；就在西門慶緊隔壁，內官家擺酒，都是大盤大碗，甚是豐盛。衆人都到齊了；那日西門慶有事，約午後不見到來，都留席面。少頃西門慶來到。衣帽整齊，四個小廝跟隨，衆人都下席迎接，敘禮讓坐。東家安席，西門慶居首席。一個粉

頭，兩個妓女，琵琶箏琴，在席前彈唱。端的說不盡梨花嬌豔，色藝雙全。但見：

羅衣疊雪，寶髻堆雲。櫻桃口，杏臉桃腮；楊柳腰，蘭心蕙性，歌喉婉轉，聲如枝上流鶯；舞態翩跹，影似花間風轉。腔依古調，音出天然。舞回明月墜秦樓，歌遏行雲遮楚館。高低緊慢按宮商，吐玉噴珠；輕重疾徐依格調。鏗金戛玉，等排雁柱聲聲慢；板排紅牙字字新。

少頃，酒過三巡，歌吟兩套。三個唱的放下樂器，向前花枝搖颯，繡帶飄飄隨頭。西門慶呼答應小使玳安，書袋內取三封賞賜，每人二錢，拜謝了下去。因問東家花子虛：「這位姐兒上姓，端的會唱？」東家未及答，在席應伯爵插口道：「大官人多忘事，就不認的了。這撥箏的是花二哥令翠，勾欄後巷吳銀兒。那撥阮的，是朱毛頭的女兒，朱愛愛。這彈琵琶的，是二條巷李三媽的女兒，李桂卿的妹子，小名叫桂姐。你家中見放着他親姑娘，大官爲何推不認的？」西門慶笑道：「六年不見，就出落得成人兒了。」落後酒闌，上席來遞酒。這桂姐慇懃勸酒，情話盤桓，西門慶因問：「你三媽，你姐姐桂卿，在家做甚麼？怎的不來我家走走，看看你姑娘？」桂姐道：「俺媽從去歲不好了一場，至今脚腿半邊通動不的，只扶着人走。俺姐姐桂卿，被淮上一個客人包了半年，常是接到店裏住，兩三日不放來家。家中好不無人。只靠着我逐日出來供唱，答應這幾個相熟的老爹，好不辛苦！也要往宅裏看看姑娘，白不得個閑。爹許久怎的也不在裏邊走走，放姑娘家去看看俺媽？」這西門慶見他一團和氣，說話兒乖覺伶俐，就有幾分留戀之意，說道：「我今日約兩位好朋友，送你家去，你意下如何？」桂姐道：「爹休哄

我。你肯貴人脚兒踏俺賤地？」西門慶道：「我不哄你。」到是袖中取出汗巾，連挑牙與香茶食兒。遞與桂姐收了。桂姐道：「多咱去？如今使保兒先家去說一聲，作個預備。」西門慶道：「直待人散一同起身。」少頃遞畢酒，約掌燈人散時分，西門慶約下應伯爵，謝希大也不到家，驛馬同送桂姐，逕進勾欄，往李家去。正是「錦繡窩中，入手不如撒手美；紅錦套裏，鑽頭容易出頭難。」有詞爲證：

陷人坑，土窖般暗開掘；迷魂洞，囚牢般巧砌疊。檢屍場，屠舖般明排列。衝一味死溫存，活打劫。招牌兒大字書者：買俏金，哥哥休捨；纏頭錦，婆婆自接。賣花錢，姐姐不賒。

西門慶等送桂姐轎子到門首，李桂卿迎門接入堂中，見畢禮數，請老媽出來拜見。不一時虔婆扶拐而出，半邊脰膊通動彈不得。見了西門慶，道了萬福，說道：「天麼天麼！姐夫貴人！那陣風兒刮你到此處。」西門慶笑道：「一向窮冗，沒會來得，老媽休怪休怪！」虔婆便問：「這二位老爺貴姓？」西門慶道：「是我兩個好友，應二哥，謝子純。今日在花家會茶，遇見桂姐，因此同送回來。快看酒來，俺們樂飲三盃。」虔婆讓三位上首坐了，一面點了茶，一面下去打抹春檯，收拾酒菜。少頃，保兒上來放桌子，掌上燈燭，酒餚羅列。桂姐從新房中，打扮出來，旁邊陪坐；真個是風月窩，鶯花寨。免不得姊妹兩個，在旁金樽滿泛，玉阮同調，歌唱遞酒。有詩爲證：

瑠璃鐘，琥珀濃，小槽酒滴珍珠紅。烹龍炮鳳玉脂泣，羅幃繡幙圍香風。吹龍笛，擊龜鼓，皓齒歌，細腰舞。況是青春莫虛度，銀缸掩映嬌娥語，酒不到劉伶墳上去。

當下桂卿姐兒兩個，唱了一套，席上觥籌交錯飲酒。西門慶向桂卿說道：「今日二位在此，久聞桂姐善能演唱南曲，何不請歌一詞，以奉勸二位一番兒酒？意下如何？」那應伯爵道：「我等不當起動，洗耳願聽佳音。」那桂姐坐着，只是笑，半日不動身。原來西門慶有心要梳籠桂姐，故此發言先索落他唱；却被院中婆娘，見精識精，看破了八九分。李桂卿在旁就先開口說道：「我家桂姐，從小兒養得嬌，自來生得腴，不肯對人胡亂便唱。」于是西門慶便叫玳安小廝書袋內取出五兩一錠銀子來，放在桌上，便說道：「這些不當甚麼，權與桂姐爲脂粉之需，改日另送幾套織金衣服。」那桂姐連忙起身相謝了，方纔一面令丫環收下了，一面放下一張小桌兒，請桂卿下席來唱。當下桂姐，不慌不忙，輕扶羅袖，擺動湘裙，袖口邊搭刺着一方銀紅撮穗的落花流水汗巾兒，歌唱一隻註雲飛：

舉止從容，壓盡勾欄占上風。行動香風送，頻使人欽重。嗟玉杵污泥中，豈凡庸？一曲清商，滿座皆驚動！何似襄王一夢中，何似襄王一夢中！

唱畢，把個西門慶喜懽的沒入腳處：分付玳安回馬家去，晚夕就在李桂卿房裏歇了一宿。緊着西門慶要梳籠這女子，又被應伯爵，謝希大，兩個在跟前，一力攔掇，就上了道兒。次日使小廝往家去，拿五十兩銀子，緞舖內討四套衣裳，要梳籠桂姐。那李嬌兒聽見要梳籠他家中姪女兒，如何不喜？連忙拿了一錠大元寶，付與玳安，拏到院中打頭面，做衣服，定桌席。吹彈歌舞，花攢錦簇，做三日飲喜酒。應伯爵謝希大，又約會了孫寡嘴，祝日念，常時節，每人出五分銀子人情作賀，都來嚙他。舖的盜的，俱

是西門慶用。每日大酒大肉，在院中頑耍，不在話下。

舞裙歌板逐時新，散盡黃金只此身；

寄語富兒休暴殄，儉如良藥可醫貧。

畢竟未知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二回 潘金蓮私僕受辱 劉理星魔勝貪財

堪笑西門暴富，
有錢便是主顧；

一家歪斯胡纏，
那計綱常禮數。

狎客日日來往，
紅粉夜夜陪宿；

不是常久夫妻，
也算春風一度。

話說西門慶在院中食戀住桂姐姿色，約半月不會來家。吳月娘使小廝，一連牽馬接了數次：李家把西門慶衣帽都藏過一邊，不放他起身，丟的家中這些婦人都閑靜了。到別人猶可，惟有潘金蓮這婦人，青春未及三十歲，慾火難禁一丈高；每日和孟玉樓兩箇，打扮粉粧玉琢，皓齒朱唇，無一日不走在大門首，倚門而望，等到黃昏時分。到晚來歸入房中，簪枕孤幃，鳳臺無伴，睡不着；走來花園中，款步花苔，月洋水底。猶恐西門慶心性難拏，怪玳瑁貓兒交懂，門的我芳心迷亂。當時玉樓帶來一箇小廝，名喚琴童，年約十六歲，纔留起頭髮，生的眉目清秀，垂滑伶俐。西門慶教他拿鑰匙，看管花園打掃，晚夕就在花園門前，一間小耳房內歇。潘金蓮和孟玉樓，白日裏常在花園中亭子上，坐在一處做針指，或下棋。這小廝專一道小慇懃，常觀見西門慶來，就先來告報。以此婦人喜他，常叫他入房，賞酒與他吃。兩箇朝朝暮暮，眉來眼去都有意了。不想將近七月廿八日，西門慶生日來到，吳月娘見西門慶在院

中，留戀烟花，不想回家，一面使小廝玳安，拿馬往院中接西門慶。這潘金蓮暗暗修了一柬帖，交付玳安，教：「悄悄遞與你爹，說五娘請爹，早些家去罷。」這玳安不敢怠慢，騎馬一直到勾欄李家。只見應伯爵，謝希太，祝日念，孫寡嘴，常時節；衆人正在那裏相伴着西門慶，攬着紛頭，花攬錦簇，橫榮飲酒。西門慶看見玳安來到，便問：「你來怎麼，家中沒事？」玳安道：「家中沒事。」西門慶道：「前邊各項銀子，叫傅二叔討討，等我到家算帳。」玳安道：「這兩日傅二叔，討了許多，等爹到家上帳。」西門慶道：「你桂姨那一套衣服，稍來不會？」玳安道：「已稍在此。」便向毡包內，取出一套紅衫藍裙，遞與桂姐。桂姐桂卿道了萬福收了。連忙分付下邊，管待玳安酒飯。那小廝吃了酒飯，復走上邊伺候，悄悄向西門慶耳邊，附耳低言，說道：「家中五娘，使我捎了箇帖兒在此，請爹早些家去。」西門慶纔待用手去接，早被李桂姐看見。只道是西門慶前邊那妻子，寄來的情書，一手撈過來。拆開觀看：却是一幅迴文邊錦箋，上寫着鵲行墨跡。桂姐遞與祝日念，教念與他聽。這祝日念見上面寫詞一首，名落梅風對，衆朗誦了一遍：

黃昏想，白日思，盼殺人多情不至。因他爲他憔悴死，可憐也繡衾獨自。燈將殘，人睡也，空留得半牕的月。口眠心硬，渾似鐵，這淒涼怎捱今夜？

下書愛妾潘六兒拜。

那桂姐聽畢，撇了酒席，走入房中，倒在床上面朝裏邊睡了。且說西門慶見桂姐兒惱了，把帖子扯的

稀爛，衆人前把玳安踢了兩靴脚。請桂姐兩遍不來，慌的西門慶親自進房內，拖出他來。到酒席上說道：「分付帶馬回去！家中那箇淫婦使你來？我這一到家，都打個臭死。」不說玳安含淚回家。西門慶道：「桂姐，你休惱！這帖子不是別人的，乃是舍下第五箇小妾瑣寄，請我到家，有些事兒計較。再無別故。」祝日念在旁又戲道：「桂姐，你休聽他哄你哩！這箇潘六兒，乃是那邊院裏，新叙的一個表子，生的一表人物，你休放他去。」西門慶笑趕着打，說道：「你這賊天殺的！單管弄死了人，緊着他恁麻犯人，你又胡說。」李桂卿道：「姐夫差了。既然家中有了拘管，就不消在外面梳籠人家粉頭，自守着家裏的便了。纔相伴了多少時，那人兒便要拋離了去？」應伯爵揮口道：「說的有理。」便說：「大官人，你依我，你也不消家去，桂姐也不必惱。今日說過，那箇再恁惱了，每人罰二兩銀子，買酒肉，咱大家吃。」到是這四五箇閑客，說的說，笑的笑，在席上猜枚行令，頑耍飲酒，把桂姐窩盤住了。西門慶把桂姐摟在懷中，賠笑，一遞一口兒飲酒。只見少頃，鮮紅漆丹盤，拿了七鐘茶來，雪綻般茶盤，杏葉茶匙兒，鹽筴芝蔴木樨泡茶，馨香可掬。每人面前一盞。應伯爵道：「我有個朝天子兒，單道這茶好處：

這細茶的嫩芽，生長在春風之下，不揪不採葉兒植，但煮着顏色大。絕品清奇，難描難畫。口兒裏常時呷，醉了時想他；醒來時愛他；原來一簍千金價。」

謝希大笑道：「大官人使錢費物。不圖這一摟兒，却圖些甚的？如今每人有詞的唱詞：不會詞，每人

說個笑話兒與桂姐下酒。」該謝希大先說：「有一個泥水匠，在院中墁地。老媽兒怠慢着他些兒，他暗暗把陰溝內堵上箇磚，落後天下雨，積的滿院子都是水。老媽慌了，尋的他來，多與他酒飯，還粹了一錢銀子，央告他打水。那泥水匠吃了酒飯，悄悄去陰溝內，把那箇磚拿出，把水登時出的罄盡。老媽便問：「作頭，此是那裏的病？」泥水匠回道：「病與你老人家病一樣，有錢便流，無錢不流。」原來把桂姐家來傷了，桂姐道：「我也有箇笑話同奉列位，有一孫真人，擺着筵席請人，却教座下老虎去請。那老虎把客人，一箇箇都路上吃了。真人等至天晚，不見一客到。人都說：你那老虎都把客人路上吃了。不一時老虎來，真人便問：你請的客人，都往那邊去了？老虎口吐人言，告師父得知，我從來不曉得請人，只會白嚼人。就是一能。」當下把衆人都傷了。應伯爵道：「可見的俺們只自白嚼你家孤老，就還不起箇東道。」于是向頭上拔下一根闊銀耳釵兒來，重一錢；謝希大一對鍍金網巾圈，秤了秤，只九分半；祝日念袖中掏出一方舊汗巾兒，算二百文長錢；孫寡嘴腰間解下一條白布男裙，當兩壺半壘酒；常時節無以爲敬，問西門慶借了一錢成色銀子，都遞與桂卿，置辦東道，請西門慶和桂姐。那桂卿將銀錢，都付與保兒，買了一錢螃蟹，打了一錢銀子猪肉。宰了一隻雞，自家又賠出些小菜兒來。厨下安排停當，大盤小碗，拿上來。衆人坐下，說了一聲動筋吃時，說時遲，那時快，但見：

人人動嘴，箇箇低頭。遮天映日，猶如蝗蝻一齊來；擠眼撥肩，好似餓牢纔打出。這箇搶風蹄臂，如經年未見酒和餚。那箇連二快子，成歲不逢筵與席。一個汗流滿面，恰似與鷄骨朵有冤

仇，一個油抹脣邊，把豬毛皮連嚙爛。吃片時，盃盤狼藉；咬良久，筋子縱橫。盃盤狼藉，如水洗之光滑，筋子縱橫，似打磨之乾淨。這箇稱食王元帥，那箇號作淨盤將軍。酒盡肴罄又重斟，盤饌已無還去探。正是：珍羞百味片時休，果然都送入五臟廟！

當下衆人，吃了箇光王佛。西門慶與桂姐，吃不上兩鍾酒，揀了些菜蔬，還被這夥人吃的去了。那日把席上椅子坐折了兩張。前邊跟馬的那小廝不得上來掉嘴吃，把門前供養的土地翻倒來，使位恰掄了。一泡糞谷都的熱屎。臨出門來，孫寡嘴把李家明間內，供養的鍍金銅佛，塞在褲腰裏。應伯爵推門桂姐親嘴，把頭上金啄針兒戲了。謝希大把西門慶川扇兒藏了。祝日念走到桂卿房裏照臉，溜了他一面水銀鏡子，常時節借的西門慶一錢八成銀子，竟是寫在關帳上了。原來這起人，只伴着西門慶頑耍，好不快活，有詩爲證：

勾欄妓者媚如揉，只堪乘興暫時留；

若要死貪無足厭，家中金鎖教誰收？

按下這裏衆人，簇擁着西門慶歡樂飲酒。單表玳安小廝，回馬到家，吳月娘和孟玉樓，潘金蓮，在房坐的。見了玳安，便問：「你接了爹來不會？」玳安哭的兩眼紅紅的，如此這般：「被爹踢罵了小的來了。說道：那箇再使人接，來家都要罵！」月娘便道：「你看不合理，不來便了。如何去罵小廝來？如何狐迷變心這等的？」孟玉樓道：「你踢將小廝便罷了，如何連俺們都罵將來？」潘金蓮道：「十箇九箇

院中淫婦，和你有甚情實？常言說的好：船載的金銀，填不滿烟花寨。金蓮只知說出來，不防路上說話，草裏有人。李嬌兒從玳安自院中來家時分，走來廳下潛聽。見潘金蓮對着月娘，罵他家淫婦，萬淫婦，暗暗懷恨在心，從此二人結仇，不在話下。正是：

甜言美語三冬暖，惡語傷人六月寒。

金蓮只曉爭先話，那料旁人起禍端？

不說李嬌兒與金蓮結仇。單表金蓮這婦人，歸到房中，捱一刻似三秋，盼一時如半夏。知道西門慶不來家，把兩箇丫頭打發睡了，推往花園中遊玩，將琴童叫進房。與他酒吃。把小廝灌醉了，正是：色膽如天怕甚事？鴛鴦雲雨百年情。自此爲始，每夜婦人便叫這小廝進房中如此。未到天明，就打發出來。背地把金蓮頭簪子兩三根，帶在頭上，又把裙邊帶的錦香囊、股子葫蘆兒，也與了他。繫在身底下。豈知這小廝不守本分，常常和同行小廝，在街吃酒耍錢，頗露出圭角。常言：「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爲。」有一日風聲吹到孫雪娥、李嬌兒耳朵內，說道：「賊淫婦，往常言語假撇清，如何今日他做出來了。偷養小廝。」齊來告月娘，再三不信，說道：「不爭你們和他合氣，惹的孟三姐下怪，只說你們擠撮他的小廝。」說的二人無言而退。落後，婦人夜間和小廝在房中行事，忘記關廚房門，不想被丫頭秋菊。出來淨手，看見了。次日傳與後邊小玉，小玉對雪娥說；雪娥同李嬌兒又來告訴月娘。正值七月廿七日，西門慶上壽，從院中來家。二人如此這般：「他屋裏丫頭，親口說出來，又不是俺們強送他。大娘不說，俺們

對他爹說。若是饒了這個淫婦，自除非饒了蝎子說娘是的。」月娘道：「他纔來家，又是他好日子，你們不依我，只顧說去。等往回亂將起來，我不管你。」二人不聽月娘之言，約定西門慶進入房中，齊來告訴，說：金蓮在家養小廝一節。這西門慶不聽萬事皆休，聽了怒從心上起，惡向膽邊生。走到前邊坐下，一片時叫琴童兒。早有人報與潘金蓮。金蓮慌了手脚，使春梅忙叫小廝到房中，囑咐千萬不要說出來，把頭上簪子都要過來收了；着了慌，就忘下解了香囊葫蘆下來。被西門慶叫到前廳跪下，分付三四箇小廝，選大板子伺候。西門慶道：「問奴才你知罪麼？」那琴童半日不敢言語。西門慶令左右除了簪子，「拔下他簪子來我瞧！」見撇着兩根金裹頭銀簪子，因問：「你戴的金裹頭銀簪子，往那裏去了？」琴童道：「小的並沒甚銀簪子。」西門慶道：「奴才還搗鬼，與我旋剝了衣服，拿板子打。」當下三箇小廝扶持，一箇剝去他衣服，扯了褲子，見他身底下穿着玉色綢緞兒，緞兒帶下露出錦香囊葫蘆兒。西門慶一眼就看見，便叫：「拏上來我瞧。」認的是潘金蓮裙邊帶的物件，不覺心中大怒。就問他：「此物從那裏得來？你實說是誰與你的？」謊的小廝半日開口不得，說道：「這是小的某日打掃花園，在花園內拾的，並不會有人與我。」西門慶越怒切齒，喝令：「與我細起着實打！」當下把琴童兒綑子綑着，雨點般攪杆打將下來。須臾打了三十大棍，打得皮開肉綻，鮮血順腿淋漓。又叫大家來保：「把奴才兩箇鬚與我擗了，趕將出去，再不許進門。」那琴童磕了頭，哭哭啼啼出門去了。這小廝只因昨夜與玉皇殿上掌書仙子廝調戲，今日罪犯天條貶下方，有時爲證：

虎有偃兮鳥有媒，金蓮未必守空閨；

不堪今日私奴僕，自此遭愆更莫追！

當下西門慶打畢琴童，趕出去了。潘金蓮在房中聽見，如提冷水盆內一般。不一時西門慶進房來，誠的戰戰兢兢，渾身無了脈息，小心在旁扶持接衣服。被西門慶兜臉打了箇耳刮子，把婦人打了一交。分付春梅：「把前後角門頂了，不放一箇人進來。拿張小椅兒坐在院內花架兒底下。取了一根馬鞭子，擎在手裏。喝令：『淫婦，脫了衣裳跪着。』那婦人自知理虧，不敢不跪，到是真箇脫去了上下衣服，跪在前面，低垂粉面不敢出一聲兒。西門慶便道：『賊淫婦！你休推睡裏夢裏，奴才我纔已審問明白，他一一都供出來了。你實說，我不在家，你與他偷了幾遭？』婦人便哭道：『天麼天麼！可不冤屈殺了我罷了！自從你不在家半箇來月，奴白日裏只和孟三姐做一處做針指，到晚夕早關了房門就睡了，沒勾當不敢出這角門邊兒來。你不信只問春梅便了。有甚和鹽和醋，他有箇不知道的？』因叫春梅來：『姐姐，你過來親對你爹說。』西門慶罵道：『賊淫婦！有人說你把頭上金裹頭簪子兩三根，都偷與了小廝，你何不認？』婦人道：『就屈殺了奴罷了！是那箇不逢好死的，嚼舌根的淫婦，嚼他那旺跳的身子！見你常時進奴這屋裏來歇，非都氣不憤，拏這有天沒日頭的事壓枉奴！就是你與的簪子，都有數兒，一五一十都在，你查不是？我平白想起甚麼來，與那奴才，好成楫的奴才！也不枉說的行。一箇尿不出來的毛奴才，平空把我纂一篇舌頭。』西門慶道：『簪子有沒罷了。』因向袖中取出琴童那香囊來，說道：『這個是你的物。

件兒，如何小廝身底下捏出來，你這口強甚麼？」說着紛紛的惱了，向他白馥馥香肌上，颳的一馬鞭子來，打的婦人疼痛難忍，眼噙粉淚，沒口子叫道：「好爹爹！你饒了奴罷！你容奴說，奴便說；不容奴說，你就打死奴，也只臭烟了這塊地。這箇香囊葫蘆兒，你不在家，奴那日同奴三姐在花園裏做生活，因從木香欄下所過，帶繫兒不牢，就抓落在地。我那裏沒尋，誰知這奴才拾了？奴並不會與他。」只這一句，就合着剛纔琴童前廳上，供稱在花園內拾的一樣的話。又見婦人脫的光赤條條，花朵兒般身子，嬌啼嫩語，跪在地下，那怒氣早已鑽入爪哇國去了，把心已回動了八九分。因叫過春梅，摟在懷中，問他：「淫婦果然與小廝有首尾沒有？你說饒了淫婦，我就饒了罷。」那春梅撒嬌撒癡，坐在西門慶懷裏，說道：「這箇爹你好沒的說！和娘成日脣不離腮，娘肯與那奴才？這箇都是人氣不憤俺娘兒們，作出這樣事來。爹！你也要箇主張，好把醜名兒頂在頭上，傳出外邊去好聽？」幾句把西門慶說的一聲兒不言語。丟了馬鞭子，一面教金蓮起來，穿上衣服。分付秋菊看菜兒，放桌兒吃酒。這婦人當下滿斟了一杯酒，雙手遞上去，花枝招颭，繡帶飄飄，跪在地下，等他鍾兒。西門慶分付道：「我今日饒了你，我若但凡不在家，要你洗心改正，早關了門戶，不許你胡思亂想！我若知道，定不饒你。」婦人道：「你分付奴知道了。」到是掉燭也似與西門慶碰了四箇頭，方纔安座兒在旁陪坐飲酒，正是「爲人莫作婦人身，百年苦樂由他人。」潘金蓮這婦人，平日被西門慶寵的狂了，今日討得這場羞辱在身上。

有時爲證：

金蓮容貌更溫柔， 恃寵爭妍惹冠釵。

不是春梅當日勸， 父嫌皮肉怎禁抽！

西門慶正在金蓮房中飲酒，忽聽小廝打門，說：「前邊有吳大舅，吳二舅，傅夥計，女兒女婿，衆親戚送禮來祝壽。」方纔撇了金蓮，整衣出來前邊陪待賓客。那時應伯爵謝希大等衆人，都有人情。院中李桂姐家，亦使保兒送禮來。西門慶前邊亂着，收人家禮物，發柬請人，不在話下。

且說孟玉樓打聽金蓮受辱，約的西門慶不在家裏，陪着李嬌兒，孫雪娥，走來看望金蓮。見金蓮睡在床上，因問道：「六姐，你端的怎麼緣故？告我說則箇。」那金蓮滿眼流淚哭道：「三姐，你看小淫婦，今日在背地裏白唆調漢子，打了我恁一頓。我到明日和這兩箇淫婦，冤讎結的有海深。」玉樓道你便與他有瑕玷，如何做作着把我的小廝弄出去了。六姐你息煩惱，莫不漢子就不聽俺們說句話兒。若明日他不進我房裏來便罷，但到我房裏來，等我慢慢勸他。」金蓮道：「多謝姐姐費心。」一面叫春梅看茶來吃。坐着說了回話，玉樓告辭，回房去了。至晚，西門慶因上房吳大娘子來了，走到玉樓房中宿歇。玉樓因說道：「你休枉了六姐心。六姐並無此事，都是日前和李嬌兒，孫雪娥兩箇有言語。平白把我的小廝扎罰子；你不問了青紅皂白，就把他屈了。你休怪六姐，却不難爲六姐了？我就替他賭了大誓：若查有此事，大姐姐有箇不先說的？」西門慶道：「我問春梅，他也是這般說。」玉樓道：「他今在房中不好哩，你不看看他去？」西門慶道：「我知道，明日到他房中去。」當晚無話。到第二日，西

門慶正生日，有周守備，夏提刑，張團練，吳大舅，許多官客飲酒。鞦韆子接了李桂姐，并兩箇唱的，唱了一日。李嬌兒見他姪女兒來，引着拜見月娘衆人，在上房裏坐吃茶。請潘金蓮見，連使丫頭請了兩遍，金蓮不出來，只說心中不好。到晚夕，桂姐臨家去拜見月娘，月娘與他一件雲絹比甲兒，汗巾花翠之類。同李嬌兒送出到門首。桂姐又親自到他花園角門首，好歹見見五娘。那金蓮聽見他來，便春梅把角門關上，煉鐵桶相似，就是樊噲也叫不開，說道：「我不開。」這花娘遂羞訕滿面而同。正是：

「廣行方便，爲人何處不相逢？多結冤讐，路逢狹處難回避。」

不題李桂姐回家去了。單表西門慶至晚進入潘金蓮房內來。那金蓮把雲髻不整，花容倦淡，迎接進房，替他脫衣解帶，伺候茶湯腳水，百般慇懃扶持，把小意定貼戀。到夜裏枕席魚水懽娛，屈身忍澀，無所不至。說道：「我的哥哥，這一家都誰是疼你的？都是露水夫妻！再瞧貨兒，惟有奴知道你的心，你知道奴的意。旁人見你這般疼奴，在奴身邊去的多，都氣不憤，背地裏架舌頭，在你跟前唆調。我的傻冤家，你想起甚麼來，中了人的拖刀之計？把你心愛的人兒，這等下無情折剝！常言道：「家鷄打的團團轉，野鷄打的貼天飛。」你就把奴打死了，也只在這屋裏，敢往那裏去！就是前日你在院裏，踢罵了小廝來，早時有上房大姐姐孟三姐在跟前，我是不是說了一聲也是好的，恐怕他家裏扮頭淘壞了你身子。院中唱的，只是一味愛錢，你有甚情節，誰人疼你？誰知被有心的人聽見，兩箇背地伯成一幫兒算計我。自古，人害人不死，天害人纔害死了。往後久而自明，只要你與奴做箇主兒便了。」于是幾句把

西門慶說的窩盤住了，是夜與他淫慾無度。

到次日西門慶備馬，玳安平安兩箇小廝跟隨往院中來。却說李桂姐正打扮着陪人坐的，聽見他來，連忙走進房去，洗了濃妝，除了簪環，倒在床上，裏衾而臥。西門慶走到，坐了半日，還沒一箇出來陪侍。只見老媽出來，道了萬福，讓西門慶坐下。虔婆便問：「怎的姐夫連日不進來走走？」西門慶道：「正是。因賤日窮冗，家中無人。」虔婆道：「姐兒那日打擾！」西門慶道：「怎的那日姐姐桂卿不來走走？」虔婆道：「桂卿不在家，被客人接去店裏，這幾日還不放了來。」說了半日話，小頂人拿茶來，陪着吃了。西門慶便問：「怎的不見桂姐？」虔婆道：「姐夫還不知哩，小孩兒家不知怎的，那日着了惱來家，就不好起來睡倒了，房門兒也不出，直到如今。姐夫好狠心，也不來看看姐兒！」西門慶道：「真箇我通不知。」因問：「在那邊房裏！我看看去。」虔婆道：「在他後邊臥房裏睡。」慌忙令丫環掀簾子。西門慶走到他房中，只見粉頭烏雲散亂，粉面慵妝，裏被便坐在那床上，面朝裏。見了西門慶，不動一動兒。便問道：「你那日來家，怎的不好？」也不答應。又問：「你着了誰人惱？你告我說。」問了半日，那桂姐方開言說。說道：「左右是你家五娘子。你家中既有恁好的，迎攬買俏，又來稀罕俺們這樣淫婦做甚麼？俺們雖是門戶中出身，蹺張腳兒，比外邊良人家，不成的貨兒高好些！我前日又不是供唱，我也送人情去。大娘倒見我甚是親熱，又那兩箇與我許多花翠衣服。待要不請你見，又說俺院中沒禮法。只聞知人說，你家有的了五娘子，當能請你拜見，又不出來；家來，同俺姑嫂又辭

你去，你使了頭把門關了。端的好不識人敬重！」西門慶道：「你倒休怪他，他那日本等心中不自在，他若好時，有箇不出來見你的？這箇淫婦，我幾次因他再三咬羣兒口嘴傷人，也要打他哩。」這桂姐反手向西門慶臉上一掃說道：「沒羞的哥兒，你就打他？」西門慶道：「你還不知我手段。除了俺家房下，家中這幾箇老婆丫頭，但打起來也不善。着緊二三十馬鞭子，還打不下來！好不好還把頭髮都剪了！」桂姐道：「我見砍頭的，沒見砍嘴的！你打三箇官兒唱兩箇暗，誰見來？你若有本事到家裏，只剪下一料子頭髮，拏來我瞧，我方信你是本司三院，有名的好子弟。」西門慶道：「你敢與我排手？」那桂姐道：「我和你排一百箇手。」當日西門慶在院中，歇了一夜。到次日黃昏時分，辭了桂姐，上馬回家。桂姐道：「我在這裏眼望旌節旗，耳聽好消息。哥兒你這一去，沒有禮物，就休要見我。」

這西門慶吃他激怒了幾句話，歸家已是酒酣，不往別房裏去，逕到前邊潘金蓮房來。婦人見他有酒了，加意用心伏侍。問他酒飯，都不吃。分付春梅，把床上的涼蓆拭抹乾淨，帶上門出去。他便坐在床，令婦人脫靴。那婦人不敢不脫。須臾脫了靴，打發他上床。西門慶且不睡，坐在一隻枕頭上，令婦人褪了衣服，地下跪着。那婦人謔的捏兩把汗，又不知因為甚麼，于是跪在地上，柔聲大哭道，「我的爹爹，你透與奴箇伶俐說話，奴死也甘心。饒奴終夕恁提心吊膽，陪着一千箇小心，還投不着你的機會。只拏刀子鋸處我，教奴怎生吃受？」西門慶罵道：「賊淫婦！你真箇不脫衣裳，我就沒好意了。」因叫春梅：「門背後有馬鞭子，與我取來。」那春梅只顧不進房來。叫了半日，纔慢慢所禮，推開房門進來。看見

婦人跪在床地平上，向燈前倒着桌兒下了油，西門慶使他，只不動身。婦人叫道：「春梅，我的姐姐，你救我救兒。他如今要打我！」西門慶道：「小油嘴兒，你不要管他，你只遞馬鞭子與我，打這淫婦。」春梅道：「爹，你怎的恁沒羞？娘幹壞了你的甚麼事兒？你信淫婦言語來，平地裏起風波，要便搜尋娘，還教人和你一心一計哩！你教人有刺眼兒看得上你？」倒是也不依他，拽上房門，走在前邊去了。那西門慶無法可處，反呵呵笑了。向金蓮道：「我且不打你，你上來。我問你要甚麼物兒，你與我不與我？」婦人道：「好親親！奴一身都骨肉兒，都屬了你，隨要甚麼，奴無有不依隨的。不知你心裏要甚麼兒？」西門慶道：「我心要你頂上一柳兒好頭髮。」婦人道：「好心肝，淫婦的身上，隨你怎的揀着燒過了也依，這箇剪頭髮却成不的，可不說死了我罷了。奴出娘胞兒，活了二十六歲，從沒幹這營生，打緊我頂上這頭髮，近來又脫了好些，只當可憐見我罷。」西門慶道：「你只瞞我惱，我說的你就不依我！」婦人道：「我不依你再依誰？」因問：「你實對奴說，要奴這頭髮做甚麼去？」西門慶道：「我要做網巾。」婦人道：「你要做網巾我就與你做，休要拏與淫婦，教他好壓鎮我。」西門慶道：「我不與人便了，要你髮兒做頂線兒。」婦人道：「你既要做頂線，待奴剪與你。」當下婦人分開頭髮，西門慶拏剪刀，按婦人當頭上，齊臻臻剪下一大柳來，用紙包放在順袋內。婦人便倒在西門慶懷中，嬌聲哭道：「奴凡事依你，只願你休忘了心腸。隨你前邊和人好，只休拋閃了奴家。」是夜與他懷會異常。到次日西門慶起身，婦人打發他吃了飯，出門騎馬，逕到院裏。桂姐便問：「你剪的他頭髮在那裏？」西

門慶道：「有。在此！」便向茄袋內取出，遞與桂姐。打開觀看，果然黑油也一般好頭髮，就收在袖中。西門慶道：「你看了還與我。他昨日爲剪這頭髮，好不費難！吃我變了臉惱了，他纔容我剪下這一柳子來。我哄他只說要做網巾頂線兒，還掣進來與你瞧。可見我不失信。」桂姐道：「甚麼稀罕貨，慌的你恁箇腔兒。等你家去，我還與你，比你恁怕他。就不消剪他的來了。」西門慶笑道：「那裏是怕他的。我語言不的了。」桂姐一面叫桂卿陪着他吃酒，走到背地裏，把婦人頭髮早紮在鞋底下，每日躡踏，不在話下。到是把西門慶纏住，連過了數日，不放來家。

金蓮自從頭髮剪下之後，覺意心中不快，每日房門不出，茶飯慵淡。吳月娘使小廝，請了家中常走的那劉婆子看視，說：「娘子着了些暗氣，惱在心中，不能回轉。頭疼惡心，飲食不進。一面打開藥包來，留了兩服黑丸子藥兒，晚上用薑湯吃。」又說：「我明日叫俺老公來，替你老人家看看今歲流年，有災沒有。」金蓮道：「原來你家老公，也會算命？」劉婆道：「他雖是箇瞽目人，到會兩三樁本事；第一善陰陽講命，與人家議保。第二會針灸收瘡。第三樁兒不可說，單管與人家回背。」婦人問道：「怎麼是回背？」劉婆子道：「如果，有父子不和，兄弟不睦，大妻小妻爭鬥，教了俺這老公去說了，替他用鎮物安鎮，鎮書符水，與他吃了，不消三日，教他父子親熱；兄弟和睦；妻妾不爭。若人家買賣不順溜，田宅不與旺者，常與人開財門，發利市，治病洒掃，讓星告斗都會。因此，人都叫他做劉理星；也是一家子新娶箇媳婦兒，是小人家女兒，有些手脚兒不穩，常偷盜婆婆家東西往娘家去。丈夫知道，常被責打。俺老公

與他同背，書了二道符，燒灰放在水缸下埋着，渾家大小，吃了缸內水，眼看着媳婦偷盜，只像沒看見一般。又放一件鎖物在枕頭，男子漢睡了那枕頭，也好似手封住了的，再不打他了。」那潘金蓮聽見，遂留心，便叫丫頭打發茶湯點心，與劉婆吃了。臨去包了三錢藥錢，另外又秤了五錢，教買紙割信物。明日早飯時，叫劉瞎來燒神紙。那劉婆子作辭回家。到次日，果然大清早晨領賊瞎巡進大門，往裏走。那日西門慶還在院中未來，看門小廝便問：「瞎子往那裏走？」劉婆道：「今日與裏邊五娘燒紙。」小廝道：「既是與五娘燒紙，老劉你領去，仔細看狗。」這婆子領定，逕到潘金蓮臥房明間內。等到半日，婦人纔出來。瞎子見了禮，坐下。婦人說與他八字，賊瞎子用手掐了掐，說道：「娘子庚辰年，庚寅月，乙亥日，巳丑時。初八日立春，已交正月算命。依子平正論，娘子這八字中，雖故清奇，一生不得夫星濟。子上有些妨碍。亥中一木，生到正月間，不作身旺論，不尅當自焚。又兩重庚金羊刃，大重。夫星難爲，尅過兩箇纔好。」婦人道：「已尅過了。」賊瞎子道：「娘子這命中，休怪小人說：子平雖取煞印格，只吃了亥中有癸水，庚中又有癸水，水太多了，沖動了。只一重巳土，關煞混雜。論來男人煞重掌威權，女子煞重必刑夫，所以主爲人聰明機變，得人之寵辱。只有一件，今歲流年甲辰，歲運併臨災殃，命中又犯小耗勾絞。兩位星辰打攪，雖不能傷，只是主有比肩不和，小人嘴舌，常沾些啾唧不寧之狀。」婦人聽了，說道：「累先生仔細用心，與我同背同背。我這裏九兩銀子，相謝先生，買一盞茶吃。奴不求別的，只願得小人離退，夫主愛敬便了。」一面轉入房中，拔了兩件首飾，遞與賊瞎。賊瞎

接了，放入袖中，說道：「既要小人回背，用柳木一塊，刻兩箇男女人形像，書着娘子與夫主生時八字，用七七四十九根紅線，扎在一處，上用紅紗一片，蒙在男子眼中，用艾塞其心，用針釘其手；下用膠粘其足，暗暗埋在睡的枕頭內。又朱砂書符一道燒火灰，暗暗攪在豔茶內。若得夫主吃了茶，到晚夕睡了枕頭，不過三日，自然有驗。」婦人道：「請問先生，這四樁兒，是怎的說？」賊瞎道：「好教娘子得知：用紗蒙眼，使夫主見你一似西施一般嬌豔。用艾塞心，使他心愛到你。用針釘手，隨你怎的不是，使他再不敢動手打你。着緊還跪着你。用膠粘足者，使他再不往那裏胡行。」婦人聽言有這等事，滿心歡喜。當下備了香燭紙馬，替婦人燒了紙。到次日，使劉婆送了符水鎮物，與婦人如法常頓停當，將符燒灰，頓下好茶。待西門慶家來，婦人叫春梅遞茶與他吃，到晚夕與他共枕同床。過了一日，兩日三日，似水如魚，歡會如常。看官聽說：但凡大小人家，師尼僧道，乳母牙婆，切記休招惹他，背地甚麼事不幹出來？古人有四句格言說得好：

堂前切莫走三婆，後門常鎖莫通和，

院內有井防小口，便是禍少福星多。

畢竟未知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君瑞閣

卷七